

中國人地文藝

無敵三勇士

短篇小說選

新華書店發行



書 號 0128

基本定價 8.90

47

無敵三勇士

短篇小說選

等 羽 白 劉 著

店 書 華 新 者 版 出

號 一 路 郵 新 路 北 川 四 海 上

廠 刷 印 華 新 者 刷 印

號 九 八 四 路 廣 西 海 上

士 勇 三 敵 無

版 初 月 九 年 九 四 九 一
版 再 月 一 十 年 九 四 九 一

· 者 輯 編 ·

社 是 藝 學 文 化 人 中 國

權 · 版 · 有

0128

5001-1,5000(S2)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録

「四丘半」	譚 虎 一
真假香板頭	劉 石 雲
生長天	胡 田 元
無敵港勇	劉白羽 天
政治變日	劉白羽 壹
戰火紛飛	劉白羽 貳

「四斤半」

譚 虎

「四斤半」像持槍一樣提着自己的鐵頭，離別政治委員；政委送到門口，微笑着重複剛才的話：

「『一定得到一營去創造一個模範班，模範連啊！』」

「『記着的，記着的！』」

「四斤半」行了一個舉手禮，政委伸出手來，「四斤半」有點侷促，帽簷上的手還沒有回到右腮上，就飛去捉住那隻手了，握得很緊，然後退後幾步，再敬了一個軍禮，走出了司令部。

他的背包快要從肩膀上滑下去了。他放下鐵頭，兩隻手提住背包的繩，用力向頭頂靠緊。不聽防繩子勒住了左胸前的獎章，發出了輕微的金屬響聲，他的心弦跟着震動了一下，他以爲延安

發給他的獎章，滾到地下去了。他鉤頭一看，却還好，四個獎章仍然在胸脯上閃着光；兩個圓的，一個菱形，一個長方形；四個都有毛主席的像，都寫着「勞動英雄」四個字。

「四斤半」噓了一口氣，擡上鉤頭，又往前走。他覺着這把鉤頭現在輕得多了，要是去年開荒時也這麼輕，至少可以少流幾滴汗。但他隨即又這樣想着：要真是那樣的話，又有什麼好呢？不用說這把鉤頭去不了延安，連我「四斤半」也不會這麼出名……。他記得去年開荒時，誰裏特別給他打了一個鉤頭，四斤半重，連上的人又羨慕他又嫉妒他，就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四斤半」。「四斤半」揮動四斤半的鉤頭，去年一年單獨開了一百一十畝生荒，名氣就更大了。他的這把鉤頭，開荒以後，只剩下了三斤七兩，延安生產展覽會，特徵集為展覽品之一。英雄的鉤頭跟英雄自己一樣，在廣大羣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個聲音又在他耳朵裏響起來了：「到一營去創造一個模範班，模範連……」他聽得清清楚楚，是政治委員的聲音。去年好不容易在二營搞好了一個班，有了一些基礎；如果今年不調動，仍回二營，創造一個模範連，還多少有點把握；可是，政委一定要把他調到一營去，政委說：「二營勞動英雄多，創造模範班，模範連，不算難；調你到一營去，要在一營也創造模範單位出來。英雄的本領，應當是「英雄到那裏，那裏就出現模範單位」。他對這個任務感到就心，一來人

生面不熟，二來他去的連又是工作比較薄弱的連。他問自己：『我有多大本事呢？連長指導自搞了年把兩年，還沒轉變好，我一個戰士，一去就能轉變好嗎？就能創造模範班模範連嗎？延安這麼看得起我，首長這麼看得起我，叫我去創造一個模範班，完不成任務，丟人哪！……』他感到臉上有一股熱氣，熱辣辣地；對面迎來一股風，把這股熱氣吹跑了，路旁一棵杏樹枝上的殘雪，隨風掉下來，一片正好打在他的臉上。這一來，把他的思路打斷了，他看見周圍的景物：深溝的雪仍然很深，山嶺上却可以看見片片的黃土，左邊是一片梢子地，那是狼牙刺。他似乎聞到了一股土地的香氣。

『我剛才在想什麼？』他問自己，『創造模範班？對啦，創造模範班！我四斤半今年就累死在地裏，也要創造一個模範班出來！一定要爭這一口氣！』

二

小莊子外面靜靜的，狗也蜷伏到窩內去了。

『四斤半』走近出烟的窩洞，只有右邊的窩裏，一頭正在嚼着草的毛驢，拾起頭，帶着疑問

的神氣望了他一眼。

他一直推開客門走進去；「老鄉」借火抽口烟。他一面說明來意，順手把鐵頭從扇上滑下來，擺在主炕邊。室內只有三口人：一個中年婦人，盤腿坐在炕上納鞋底；旁邊，靠窗戶是一個男孩，手中拿着一本『莊稼雜字』；炕頭灶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一條短凳上，嘴裏含着一支尺來長的烟管。他向進來的人瞟了一眼，不見政府來的「公家人」，而是一個「當兵的」，衣服穿得整整齊齊，一身灰色，只有帽子是黃呢子的，繫綳腿，結帶帶，揸背包，可沒有帶槍，帶着一把鐵頭。

他從嘴裏抽出烟管，左手掌把烟嘴子擦了擦，送給客人，冷冷地說：

「吸吧。」

「四斤半」從口袋裏抽出一包紙烟，回答說：

「不，我有烟。」抽出一支先遞給老鄉，「吸這個吧！」

「不，不。」

兩個人爭讓的時候，炕上的小孩子忽然有所發現似的，從炕上滾下來，拿起「四斤半」的鐵頭喊：

「大！媽！看，好大的饅頭！」

大站起來，從娃子手裏接過饅頭，提兩提，似乎是誰也不問的說：「怕有三四斤重吧。」

「三斤七兩。」饅頭的主人吐了一口烟。

老鄉把饅頭，這樣看那樣看，饅頭已經用薄了，兩面都發亮，饅把也是光溜溜的，在握手的
地方凹進去了一個深槽。

「你們隊伍上同志真『掙』，饅頭都是這樣重！」

「這就算重？」

「不重？三斤……三斤七兩是不是？三斤七兩，自古沒有過。娃他媽怕也提不起來，提起來
怕也掏不下兩下。」

「說我呢？你能掏幾下？」她笑開着。

「我們隊伍上，還有更重的呢！」

「聽人言傳過，說一營有個勞動英雄，叫「四斤半」，四斤半，可不是說他身架四斤半，哈，
哈，是說他的饅頭四斤半，都說那「四斤半」掙得很，一天掏六畝地，把牛都氣死了，是真的
麼？」

「四斤半」高興得要笑起來，但他仍壓抑住笑，說：

「我也聽過的。」

「還說他昨年開了一百一十一畝生荒，當了特等勞動英雄，去見延安毛主席呢？」

「對，對！他那把四斤半饅頭，開完一百一十一畝生荒後，剩下三斤七兩了。」

「真的？」老鄉懷疑的問。

「真的！我親眼看過。那個饅頭還送到延安開展覽會呢。」

「有福氣！咱們也見見四斤半才開眼界啦。」

「有啥看的，看不是跟我們一樣。」

「跟你們一樣？」老鄉從頭到腳打量着「四斤半」，發現了他胸上的四個獎章。

「對，跟我們一樣。」

「你的饅頭，也是——也是三斤七兩！」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老鄉滿臉都笑了，但他的嘴還沒有笑，兩眼看定穿軍服的：「你——你就是——就是「四斤

半」！」

「四斤半」微笑着搖搖頭。

「大，是的。」小孩蹣跚着腳伸長頸子，兩手抓住「四斤半」的衣服，注視着他的獎章！「轉牌上寫着『勞動英雄』呢，我認得。」

全窩都歡騰起來，笑着，婦人手裏的鞋底掉到炕上去了，蟻伏在角角上的狗，這時也站起來，嗅着，搖着尾巴。

「……有眼不識泰山，好我的『四斤半』呢！」

「四斤半」拿着鐵頭就要往門外走。小孩拖着他的腳，大人拉着他的袖，女人搶着鐵頭，黃狗攔住在門口。

「好我們同志呢！不忙走，不忙走，吃了飯去。」

「好容易才看到勞動英雄呢！」

「不准走！不准走！」

三

「四斤半」到了連上。連長叫九班長來，領他下到第九班。

全是生人，全是冷淡的面孔，只好跟班長拉話。他解開背包，拿出一盒新烟，給班上同志每人遞一支。

「勞動英雄特殊化，連鐵頭也特殊化！」說話的是一個黑臉瘦個子。他把「四斤半」的鐵頭提了一下，又輕蔑地放回去，因為力量用傷了，鐵頭把睡到地下去了。

「我說黑猴！也給你這樣的一把鐵頭，你能當上勞動英雄不？」

「勞動英雄！——勞動狗熊！」黑臉瘦個子回答。

「四斤半」知道這個黑臉瘦個子，就是叫作什麼「黑猴」的，很注意地看了他幾眼。

「你不是狗熊啦！你是猴熊！」

「哈哈！」一陣笑聲波動着滿室的紙烟的烟霧。

「四斤半」不理會他們，又從背包裏，取出一疊筆記本，一打鉛筆，交給班長，說：「多調好學文化，這點小意思，送給班上一人一樣。」

黑猴作了一個鬼臉，輕聲說：「學文化罰苦工啦！」

「四斤半」取出六條肥皂。

「一個人一塊。」

「這還用得着。」黑猴說。

這時窗外來人去擠了一堆人探頭探腦。

「聽說二營的勞動英雄四斤半來了。」

「四斤半在二營當勞動英雄，跑到我們一營來，騷情什麼！」

「人家來轉變我們呢！」

「哇！」

窗外每一句話，都像針一樣，刺着「四斤半」的心，黑猴的臉更壯了，跑到「四斤半」跟前，手插在大腿上，站着騎馬式，腦袋在獎章前左擺右擺，閉着難堪的玩笑：「啊哈！勞動英雄牌牌呢，一個，兩個，三個……」

「四斤半」的臉緋紅着，但他並沒有發脾氣，他轉過臉去，偷偷的把四個獎章都取下來，放進掛包裏。

「少講些怪話好不好！」班長吼着黑猴，又轉向「四斤半」。

「筆記本鉛筆都分給他們，肥皂你自己留着用吧。都困難。」

「不！這都是邊區政府發給我的獎金買的，小意思，大家都辛苦……」

夜裏，「四斤半」好久都睡不着，他想濟政委的談話，創造模範班；想着在延安得到的光榮，想着途中老百姓對他的景仰，想着黑猴他們對他的諷刺，這幾個場面，好像幾張照片一樣，在他的腦海裏倒來倒去。他想，要創造模範班，首先要幫助黑猴轉變，黑猴的思想沒有搞通，不知道勞動英雄真正的光榮，要這樣……去宣傳他，要這樣……去幫助他……

共產黨員面前沒有困難。困難跟共產黨員在一起，只有困難投降，沒有共產黨員投降的事！他告訴他自己。

雞開始叫起來了。

四

隨着土地的解凍，空氣的日漸溫暖，班上跟「四斤半」的感情，也日漸融洽起來了。

自從開荒以來，「四斤半」就和黑猴在一個組上，黑猴總是把「四斤半」當成新鮮東西來研究着，問長問短，問這問那。「四斤半」把在延安開勞動英雄會議看見的，遇到的，聽見的，都

告訴他，他聽得神往。……

「一個勞動英雄，比誰都還吃得開？」半晌，黑猴嚙裏迸出這麼一句話來。「四斤半」沒有答覆他，他又加上一句：

「那個見過毛主席？你却見了，還握了手！」

「那有什麼，只要努力，今年當上個勞動英雄，一樣去延安見毛主席！」

「不行，」黑猴說，「我嘴巴不好，愛說怪話。」

「今後說怪話注意點就是。咳，你那樣大塊大塊的，要打碎，現在有潮氣，好打，以後乾了，就難了……咳！」

「四斤半」挖出一根梢子，右手提出拋到坡下，那裏驚動了一隻野雞，「撲嗵」飛跑了。

黑猴看見「四斤半」滿臉流汗，顏色也不紅，似乎不舒服的樣子，但他仍一縷一縷的挖着。

「你歇歇吧！」黑猴說。

「不，還是慢慢挖吧。今天少挖點，挖上三畝，拉平下來，我們每人一畝半。」

黑猴受了很深的感動，不好意思的說：

「我們還是分開挖吧！」

「爲什麼？」

「你挖得多，我挖得少，每天都拉平，我把你的成績都拉下來了。……哎呀！多硬！……你是勞動英雄，計劃大，怕完不成。」

「不要緊，『四斤半』抬手腕抹去流到眼皮上的汗，『你身體弱，單獨挖，挖不多，公佈出來，不好看。』」

黑猴望望左右，對「四斤半」說：

「嘿！他們都在休息，我們歇歇吧，抽袋煙。飯快送來了。」

黑猴跑到一班那裏，拿着一根燃燒着的柴，柴上冒着縷青煙。

「四斤半」走到脫棉衣那裏，從小口袋裏拿出一盒紙煙，兩人各燃一支。

兩人沉默了幾秒鐘，享受着太陽晒在背上的愉快。

黑猴望着「四斤半」的胸脯，想起「四斤半」第一天的情形，好像犯了罪似的，孩子似的

問：

「你還怪我嗎？」

突然的發問，「四斤半」有點莫明其妙。

「怪你什麼？」

「不怪，爲什麼不掛上你的英雄牌？」

「呵！……」四斤半本來想說：「你還提那個事呢！」但他沒有這麼說，他說：「大家都沒掛，我一個人掛着沒有意思！」

「掛吧，這是你的光榮，應該的！那時，我思想沒有搞通，我的不對，現在我懂下了，向你學習，我要再笑了你，就不是人！……你知道不，連上大家都心服你？」

「你們都進步了，我不怪你們，是實話。」

「好！那你就一定把牌掛上！」

「等今年大家當上了勞動英雄，一起掛。」

黑猴看見「四斤半」很固執，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向天空慢慢吐着。笑着說：

「你不掛，借給我掛幾天，穩，我很喜歡呢。」

「行，行！」

「在那裏？」

「急什麼，收工回去就找給你。黑猴！再挖一陣，就吃飯了。」

第二天，全連集中了一個山頭，無數的靈頭，在陽光中閃着銀光。

連長吹了哨，叫大家休息喝開水。

一窩人嚷着圍着「四斤半」，捉的捉手，捉的捉胳膊，「四斤半」站在人叢中，動也動不得，只是笑。黑猴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長方形的「勞動英雄」獎章——昨天他從「四斤半」那裏要來的。——走到「四斤半」跟前，把獎章別在「四斤半」的衣襟上，黑猴正正經經的說：

「前時，上級給你掛上；現時，我們——就是大家常常說的「落後分子」吧——給你掛上。這個意思就是：上級下級，進步分子落後分子，都贊成你當勞動英雄！我們要向你看齊！」

「對！」人叢中一陣騾動。

「四斤半」說：「這一陣子我很快樂，比我在延安領到這個牌牌的時候還快樂！」

真假李板頭

劉石

一 練兵

同志們待他像親兄弟，都叫他板頭。板頭年紀小，站起隊來在排尾，老鄉們見了說：「這是個娃娃嚟！」

板頭個子低，揸上三八槍，倒掛着，槍口頂到地，使起來可費勁。上級給他發了一支小馬槍，板頭很高興，他笑着，嘴裏露出兩顆小虎牙（雙層牙）。

冬季大練兵，操場上好熱鬧，蹦的跳，真的跳，真緊張。大家練刺殺，操場上的障礙物誰也通過去了！板頭個子低，腿子矮，速低關也跳不過。板頭有決心：「快反攻啦！」再不學點本事，將來下山打鬼子還不是「掛球蛋」。他移了一條長板凳放在當院裏。跳過來，跳過去。跳得差不多了！凳腳下面墊上磚頭塊再跳。磚頭一塊加一塊墊得更高了！他到操場上面一試達，高

欄、低欄、戰壕再也擋不住他了。人們都說：「板頭年紀小，志氣高。」

在操場上做刺殺動作的時候，軍事學習小先生許厚德對大家說：「槍刺出去，注意後腿不要打彎。」祇要問題一提出，李板頭就把事情操在心了！早起床晚睡覺，小小的馬槍老是不離手，走路的時候也要抓機會做幾動預備用槍，或是來幾下向前直刺。

熟生巧；功夫到，本事自然真。板頭的刺殺進步真是快，全連第一個「後腿不打彎」的就是板頭先做到了。有一天早晨，大家在操場做動作，刺起槍來誰的後腿也打彎。大家好着急，八班副孫三說：「板頭後腿不打彎，他有點門路，咱們叫板頭來教格一下。」大家就扯頭找板頭，板頭不在場，聽說在崗哨上。大家就嚷叫：「誰個換他去？」賈子令馬上答應了一聲：「下一班是我的崗，我去。」持着槍跑着步，到了崗哨上。板頭下了哨，走到操場上，大家圍着他，這個說：「板頭！我們刺起槍來，爲什麼後腿老打彎，總是摸不到要領。」那個說：「板頭！你刺幾動給咱們看一看。」板頭不說話，又黑又紅的小方臉帶着笑容，嘴裏露出兩顆小虎牙，手裏持着小馬槍。嘴脣一閉，立刻顯得雄糾糾。刷的一聲，起了一個預備用槍的姿勢，連接做了幾下向前直刺。同志們的眼，睜着他的兩隻腳，後腿蹬的直直的，真有勁。板頭刺完了，收住槍。仰着頭，笑縫縫的稍息站着。大家問他：「板頭！你給咱們說上個要領，你是怎麼個刺法？」這可是叫板

頭作了整子了！你要他刺幾動槍不費事，要他講要領可就爲了難。板頭低下了頭，小紅黑的臉就紅了！逼得他慢吞吞地說了一句：『就是，多練嚟！』

板頭的刺殺全連出了名，一有空，誰也願意找他對刺，他那支小馬槍對誰也對付得了！劉后子從生衛組回來沒有練過兵，刺槍刺不得勁，板頭就細心地幫助他，后子自己也肯努力，跟着板頭學了不多幾天，就趕上別人了！

營長知道了板頭的槍刺得好；他的槍往前刺的時候，上身往上一提，左膝山彎挺直，右腿上前，刺出去，左腿自然的不打彎了！營長就把他這個要領向全營作了介紹。

直臂投彈不如曲臂強，曲臂投彈命中目標對敵殺傷大。去年練兵投彈用直臂，真是走了彎彎路，今年投彈一律要改爲曲臂投了！板頭用曲臂試了一下，才二十五米啊！胳膊還痛得不行。人家說他：『年紀少，胳膊細，無力氣，一斤四兩鐵吃蛋怎麼能够打得遠。』板頭聽了不甯氣，心裏有底細。你看！誰個投得遠，他就站在旁邊看。看完了人家怎樣投法，他就提着手榴彈到另一邊去投了，板頭心裏想：『吃蛋打不遠，沒有臂力有關係。』他就找到了一個二十五斤的石鎖。天還沒有亮，司號員們還沒有拔號音，板頭就下炕，提了石鎖，到了當院舉開了！石鎖碰着地面上凍硬了的地皮，發出雷也似的響聲。睡在被窩裏的人們被驚醒過來，一個一個都起來

了！他們走到當院，見了板頭，就搶着上前：『板頭！我來幾下。』板頭放開了石鎖，站在旁邊喘了一會氣，他覺得貼身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沾濕。他帶了手榴彈走出院子的大門，轉到操場上。星星在天空中閃耀着，操場上有一個黑影子來去的奔跑，不斷的可以聽到手榴彈落在地上的聲音。號音響起來了！東南角上的天空已經發亮，天上的星星漸漸地少去，操場上的人們可是越多了！大家看見板頭那麼小的娃娃都這樣用心，誰個不稱讚。這也就影響了引起大家苦練的熱潮，以後，天還沒有亮，老鄉們的雞還沒有叫，操場上就點起火堆來了！火光照着手榴彈來回的飛舞。板頭和他們有時也在火光下做着刺殺動作。練兵的情緒越練越高，在晚上，吹了熄燈號了，板頭的被窩裏空空的，別的炕上也是空空的，值星排長走到單檯前面硬督促板頭和大家回去睡覺去。有時，院子裏，操場上那裏也沒有人。原來是板頭和大家到山上做戰術動作去了！『假設敵』啊！『捉哨兵』啊！『偵察』啊！一直鬧騰到半夜。

兵越練，戰士們的武藝更高了！板頭的投彈更是進步得快。有一天，板頭在操場上擲着手榴彈，徐副營長站在旁邊問他：『板頭！你能擲上四十米麼？』板頭見了生人不笑也不說話，他見了上級，同志們，熟人就先笑後說話。他笑着，他說：『滿上。』副營長說：『滿上了送你一支鉛筆。』板頭一舒胳膊，打了個四十四米。副營長親自到營部拿了一支紅漆的鉛筆插到他的口袋

裏。同志們都說：「板頭可以代表四連參加全團檢閱。」也有的替他担上了心，說是：「怕他年紀小，體力不夠，怕是成績不鞏固。」板頭聽了這些話，都不在乎，他祇有越發地加緊練。

二 演秧歌

過年以前，政治處張幹事和劇社裏幾個同志到了四連，大家討論過年的時候戰士們演秧歌，「演什麼呢？」「演李板頭練兵吧！」大家同意了就動手寫劇本，劇本寫成了就要排。却是缺一個飾李板頭的角色。大家一看戰士劉巨寬個子低，歲數也與板頭差不上下。就問他：「劉巨寬！你裝李板頭吧！」劉巨寬也願意。張幹事就告訴他念台詞，要他學李板頭的動作和模樣。他都很用心的去做，有時他獨自個兒呆在一邊念台詞，念着念着就想起來了：「板頭過去和咱差不上下，他在家裏放羊，我也在家裏放羊，十五歲上他參加了游擊隊，我也參加了游擊隊。自從他到了四連四連當戰士，誰也把他當成小孩看。到如今人們都說他：「鍛鍊出來了！娃娃變成好戰士了！」誰個也贊揚他。現在又要把他排成戲演，這可是光榮的事情。」劉巨寬心裏越想越羨慕，可是又有點不服氣似的。

大年初幾的那一天，四連的秧歌劇在全團晚會上演出了！第一個節目是「劉順清」，李板頭飾了劇中的一個開荒的戰士。他一上台，下面的觀眾就有一種不同的情緒。四連的幾個同志向着三營的幾個同志說：「那是咱們連上的李板頭，下一個節目就是演的李板頭，就是他。你看吧！可是不賴。」當時三營的那幾位同志就說：「噯！這就是李板頭？那還是你們連上去年的生產模範啊！那還是個娃娃麼！倒是了不起。」演完了第一個節目，下一個節目「李板頭」開始上演了！李板頭在後台卸去了裝，站在背幕的後面，從幕縫裏聽着前台。前台的戲正在一場一場的演下去。演到劉義剛向李板頭說話的地方：「板頭！咱們比賽吧！」劇中的板頭說：「比比吧！我還比你不好？」站在背幕後面的李板頭一聽這話，可是有點砸耳朵。心裏馬上一怔：「咱一滿就沒有說過這些話啊！」這時台下觀眾四連的同志也都紛紛的議論起來：「噫！這個地方就不對頭，不合乎事實；假板頭說的這句話帶驕傲，真板頭一滿不會說出那些話。」演完戲，回到連上，有的同志去質問劉巨寬：「人家真板頭就沒有說過那句話，你爲什麼說那句話，你那句話可是帶點驕傲。」指導員知道了，就向大家解釋：「這次演劇，演劇的人不注意，隨便在台上加了一些話，原來劇本上就沒有這個，以後演戲可得要注意按照劇本上說話。」

自從演了這次劇以後，四連有一個李板頭，又多出了一個假李板頭了！當人們每次喊劉巨寬

爲「假板頭」的時候，劉巨寬的心裏就會被觸動：「可是不敢驕傲，一句話的事情，人們都聽出來了！……」我這比你垮」這句話說錯阿！咱以後可得要注意。比賽不是爲的把別人比垮啊！……板頭是好，做下的事情好就當成戲演。這的確是好，我以後也得……」想到後來：「唔！我和他比賽吧！……」

三 比 賽

從此後，假板頭心事掛在心裏頭，一心一意要趕上李板頭。真假板頭之間時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可是人們都還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假板頭一看李板頭提着手榴彈出去了，他就跟着去看。看板頭今天投多遠，他也就到另一地方去悄悄的練，非趕上他不行。板頭刺着槍，他也拿槍到一邊去刺。可是真板頭並不注意到劉巨寬準備和他比賽。有一天假板頭向排長任鴻喜說：「排長！我要向九班李板頭比賽。」任排長去向李板頭說：「板頭！劉巨寬要和你比賽呢！」板頭聽了，以爲說着玩，並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裏。以後劉巨寬看看板頭只頭苦練兵，對自己並沒有什麼表示，他也就把比賽壓在心裏，嘴頭上不說話。可是他悄悄的更加了油了！

三月三十一號，全連舉行第二次技術測驗，大家在投彈場上測驗手榴彈。劉巨寬投了四十四米，他站在一邊，胖胖的圓臉上瞪着兩隻眼，等着板頭今天投多遠，恰好板頭這次也是投了四十四米。劉巨寬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站在隊伍裏面自言自語的說：『我總要和李板頭比一比。』指導員在旁邊聽見了，就對他說：『比吧！可以比哪！』

當天，吃飯以後，指導員任鴻俊把真假板頭叫到連部。指導員坐在靠桌子的板凳上向真板頭說：『板頭！劉巨寬要和你比賽，你怎麼樣？』劉巨寬坐在旁邊，等不得指導員說完話就插着嘴：『咱是要比啦！』板頭和劉巨寬並排地坐在炕沿上，斜對着指導員先是笑着臉不說話，兩眼望着指導員。任何同志對他說話他都是很用心地聽着的。呆了一會，他慢慢地轉過臉來向劉巨寬說：『你要比！咱們就比上吧！』指導員就說：『你們要比，那就訂出個條件來。條件由你們自己按各人的程度去提。』當時劉巨寬先說了打手榴彈的條件：『投彈四十米以上，再增加就要比較慢。咱不敢多訂，今後一個星期增加一米遠。這個星期投了四十四，下個星期打四十五。』指導員問板頭：『你呢？』板頭說：『咱也一個星期增加一米，和他一樣。』提到射擊和刺殺，指導員知道劉巨寬射擊技術比較板頭高，板頭的刺殺要比巨寬強。就向他們說：『射擊、刺殺各有高低，不能一般要求，你們各人說各人的吧！』劉巨寬說：『三槍三中，十五環。』板頭說了個

三槍三中打十環。刺殺不算通過障礙，板頭要求達到一百分。劉巨寬訂了八十五分到九十分。兩人的戰術要求是一致。到末了，指導員提出：『板頭要幫助劉巨寬的刺殺，劉巨寬要幫助板頭射擊的進步。革命友愛的比賽，就得要有這個條件。這是最主要的，可是得要記住，比賽不是爲了誰壓倒誰，不是要把誰比垮。』兩人聽着指導員的說話，最後互相對視了一下，都露着笑容。

當天晚上，指導員在點名的時候宣佈了真假李板頭比賽，要同志們都來參加評判。

過去真假板頭學什麼動作都是你在這邊，我在那邊，不常在一起。自從二人正式開始比賽以後，時常見到板頭拉着劉巨寬：『走吧！操場裏刺殺去！』板頭出口令，劉巨寬做着動作。劉巨寬的槍一刺出去，動作不確實，身子偏了！板頭就幫助他糾正。微示範給他看，他一心一意的要幫助他的刺殺進步。

假板頭呢？有一次，他跟着二班上了山放軍事哨去了，有人從連部回去說：『連上有人投彈五十一米了！』劉巨寬一聽，忙着連聲問：『誰啊？誰啊？』『聽說是板頭。』假板頭一聽心裏好着急。他向班長告了假，拿起假手榴彈就跑，骨溜溜，像一塊石頭從山上滾到山脚下，他到了坪坪上，獨自個在那裏打了半下午的手榴彈。記着那最遠的距離已經到了四十八米，天黑得快看不見了！他才擦着滿臉的汗，回到山上。班上的同志們問他：『劉巨寬！你今天投了多遠啦？』

他不說投多遠，他說：『看明天。』

四月十八，冬季練兵結束，舉行總測驗，投彈場上插着紅旗和白旗。劉巨寬的心裏比過去更是緊張了！他希望自己的成績，一切都不要落在李板頭的後面。他那活潑的說話和行動在今天都變得很嚴肅似的。連上的同志們也都來看看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

臨到二班投彈的時候，評判員喊着：『劉巨寬！劉巨寬答應了一聲：『有。』他的心跳動的更厲害，他從隊列中走到投彈線前面，一連投了三個手榴彈，最遠的落在離第三把紅旗三米外的地方，那是四十八米。他很不滿足於自己今天的成績。他回到隊列裏，一個班挨一個班的測驗過去。當李板頭的名字被評判員叫到的時候，全連人的精神果然緊張的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有的同志給板頭打氣：『板頭！加油！打上五十米不成問題。』板頭不笑也不說話，他說去棉衣往地上一擦，他從行列中走到投彈線後面，彎着腰拾起了第一顆手榴彈，身子往後退了兩步，站定以後，他的眼一直的望準了前面的目標——最後的那一把紅旗。右手提着手榴彈前後一擺動，細小的胳膊曲着往上一舉，向前一擲，手榴彈在空中翻旋着，像一個小車輪一般呼嚕呼嚕的成弧形向前滾進（註：曲臂投的彈，彈柄在空中翻旋着；直臂投則彈頭在前彈柄在後，一縷子前進。）卜的一聲，在第三把紅旗上面落個正着，恰好五十米。人們齊喊了一聲好，有的同志就說了：『板

頭的手榴彈贏了假板頭了！」假板頭不服氣，當場他就向指導員提意見：「指導員！我還能重投不能？」喬指導員知道他的心事，笑着說：「經過評判委員許可以後，你和板頭可以重投，但是檢閱的成績，剛才是已經確定了的，再投，就作為你們二人比賽評判的標準。」大家測驗完了投彈，隊伍已經轉到另一個場所去測驗別的項目去了！連長、劉指導員，一個評判員和營長逗留在那裏，看了劉巨寬最後投了兩個手榴彈，投來投去還是四十八米，指導員問劉巨寬：「行了嗎？」劉巨寬搖搖頭說：「今天不行了！趕不上他。」

下午是戰術測驗。這一天的項目測驗完了以後，到晚上劉巨寬跑到連部問指導員：「指導員，今天的技術和戰術測驗，我的成績多少分？」指導員思索了一下：「還不十分清楚，你的大概是八九十分。」劉巨寬接濟問：「板頭呢？」指導員說：「大概差不多。」任排長也在旁邊，他插了一句：「板頭可能九十多分。」劉巨寬一聽，心裏就似乎有點着急，當他離開連部時，指導員對他說：「今天你的成績可能比板頭差幾分，明天你得加油啊！」

到了檢閱第三天上午，槍聲和號音在射擊場上響起來了！紅色的報靶旗不斷的在靶的前面飄現和擺動着。鞦韆場的南面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柳樹林子，那是打靶休息所。一排已經在射擊場上開始射擊了！二三排在柳樹林子內休息。李板頭在柳樹林子內就地挖了一個臥式工事，他

臥在工事內瞄準。有幾個班長和許多同志都很關心板頭的射擊在今天能得到勝利，他們蹲在旁邊告訴他：「擊發要沉着，記住要領，切不可慌。」也有的同志在另一邊悄悄的議論：「一百五十米的實彈射擊可不是鬧着玩。論起板頭平時這樣苦練，三槍三中一定不成問題。可是他那支小馬槍，來復線都快沒有了，那麼老的槍，偏差又大，要命中恐怕倒是費事情。」

指導員從射擊場上往樹林子走過來。很高興的把消息報告給大家聽：「今天射擊，二班打的不錯，假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二十二環。」他看了板頭鼓勵着說：「板頭！今天你得好好打，不要慌。」指導員又對大家說：「今天射擊，每個同志對自己使用的槍都要有信心，你們看，一排的今天不是都打得很好麼！」

該三排射擊了！到了射擊場上，李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七環。人們說：「板頭不賴，去年三槍脫了一靶，今年三槍都打上環了！」

第六天各項測驗都已經完了！大家盼着宣佈成績。李板頭到了連部問指導員：「指導員！劉巨寬的刺殺成績多少分？」指導員告訴他：「一百分。」板頭聽了心裏好歡喜，他笑開了！嘴裏露着兩顆小虎牙，指導員又對他說：「你自己的刺殺，這次比他要差一兩分，不過他的刺殺好，進步快和你是分不開的，因為在平時，他受到你不少的幫助。他有這樣的成績，你應當更加高興

了！』這可說對了！板頭本來就是這麼的一個人，劉巨寬這次測驗成績好，他很高興。

在一天晚點名的時候，指導員向大家宣佈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戰術和技術各項平均起來，每人的成績都是九十六分點二，結果不分勝負。

後來連上選舉練兵模範，真李板頭得了滿票，而假板頭也被選上了！現在全團誰也知道四連練兵模範有一個真板頭一個假板頭。

一九四六年

生 長

胡 田

一

吳黑大，是剛從舊軍裏開小差來的，兩天以前才由縣政府勳員送到連上來。

幾年來，當兵的生活，使他失掉了生活的趣味，談起槍槍打仗，他就厭惡透頂了。他覺得當兵就是被打、罵，最後碰上了災難，被長官丟掉；死了，屍骸給狗扯去餵肚子。家中想望着他，連信息也不會知道。一想起這些，他就又後悔了；那天在縣裏的勳員會上，實在不應該自己舉起手來報名，不應該興奮，不應該講話。因為，這使得他又跑到軍隊裏來了。「軍隊」、「當兵」，這些字眼他都反感了。雖然，這裏的人們對待他不同，但是，他想：

「天下烏鴉一般黑，那裏不那裏，當兵人的命運不是一樣樣，時間長了，還會這樣有人照顧你麼？」

這使他在生活上，對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勁。開荒時，他的動作和同志們永遠配不在一起；一個大個子，常常落在小張的後面。急得班長去幫忙他，也還是跟不上。彭鐵錘子因為怕班的成績太低，已經幾次提議要開會，大家討論一個幫助他的辦法。

但是，事情發生得更嚴重了，第三天開荒回來，大家都去洗臉洗澡，他却悶悶的一進屋子就躺倒在炕上睡了。吃飯的時候，班長找着叫他，他躺着，瞪着眼，沒有答應……班長李富榮以為：在他班裏發生了不名譽的事情了——這個剛來的人，會因為他照顧得不適當，離開了他。他着了慌，走進屋子，放下飯碗，準備去找。屋子裏很暗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他爬上炕去取他的槍，忽然碰到吳黑大的腿上，他驚住了。

「誰呀？」他問。

「我——」吳黑大拖聲懶氣地，帶着病人的腔調，說着，動了一下，又靜默住了。

李富榮聽着是吳黑大，一面定下了心，但另外的念頭又浮上他的腦子裏來了。他覺得不應把一位新同志估量得太低，隨便猜疑他。

「怎麼，你不好過麼？」他關懷地問着他。

吳黑大用鼻子不便回答似的「哦」了一下，翻了個身，就再沒有動靜了。班長——李富榮又

問他什麼地方不舒展，他沒精打采地，用手在頭上輕輕地拍了一下，表示頭上出了毛病。又咕嚕着：肚子裏也有點怪難受。這樣，就算把一切問題都答覆過去了。他想讓班長快些走，不要再囉囉嗦嗦打擾他，他好一個人靜靜地休息一下。

李富榮是絕對誠懇和老實的人，他對人的態度，常感動得使他班裏的戰士們，發着聲，不肯離開他。去年有幾次編班，好多人都哭着和他分手，說他們捨不得他。弄得他必須用很長的時間去說服他們。在他班裏的戰士，總是有病了不肯說，生怕他知道了，又使他不安，忙來忙去，惹得心裏難過。他自己却更注意這些事，深恐有什麼不周到，被上級批評愛兵不夠。他，聽得吳黑大這樣一說，姑住問了問，飯也不吃，就跑到了連部裏去。

連長是一個愛責備幹部的，像他自己責備他自己一樣，總是先檢討了自己，然後再去談別人。特別是他喜歡的人，他對待他的嚴厲，常使有些人感到委屈，好好歹歹，開初幾句話，總是說你不對，提起對自己的注意和檢討。李富榮，誰都知道，連長最疼他，他的話還沒說完，連長就把話頭接過去了。

「不管怎麼說，你都要負責任！你不解釋清楚，一上山就讓他們那股猛勁去衝，你必須強迫同志們多休息幾次，人，他只是一個人，不能讓他充作鐵用。」

政治指導員是個老太婆嘴，而且常和連長說着同樣的話。

「你當班長，」他說：「你就得全盤照顧，你們總是想鬧第一，身體一點不顧，但是，你記住：康健，是每個同志革命的資本呀！」

「這怎麼能怪我呢？」李富榮想着，默默地檢查他自己所訂的愛兵計劃，但是，實在找不出：對於吳黑大的照顧，在什麼地方犯了錯誤。因此，他不得不作一個辯白，他說：「早晨一上山我就說過啦，還要叫我怎麼呢？」

「光說頂什麼用？你得領導他們做才是！」連長緊接就又解釋起「尊愛公約」來，說對每個戰士，都要認真的關心他們的生活，注意他們的身體，叫大家都像兄弟一樣生活，這是團結我們革命力量的先決條件。

「你記住了麼？」連長看着他問。

「記住啦。」李富榮有些癡口地說：「不過……」

「回去吃飯去吧，你還有什麼事？」

「吳黑大，唔，他鬧的地並不多呀，班裏面他是最少的。小張還比他多哩！」

連長怔了一下，看了他一眼：想想，說：「好的，等會我就過去看去，你先吃飯去罷。但是

開始生產你必須記住：他是個新同志，在舊軍隊他是不懂得這些的，對他，不能和老同志們比！」他要走了，連長又說：「叫同志們多幫助他，不要叫他難過。」

「是。」李富榮答應着，舉起手來：「敬禮！」

「慢一點，」指導員站起來，說：「這筐子裏還有兩把掛麵，帶回去，晚上一煮給他吃。」外面漆黑。冷得李富榮身上打着寒噤，在看不見的，熟識的村子路上摸着走。到班裏，大家都吃過了飯，擠在屋子裏來看吳黑大。吳黑大在炕上已經解下了衣服，有些厭煩地，無可奈何地應付着來看他的同志們。看着李富榮走了進去，他更有意的嘆了一口氣。

「怎樣，吳黑大？」李富榮走到他的炕頭旁邊，看着他問：「要吃點東西麼？」

吳黑大沒及回答，小張就插進嘴來了。

「咱給他端來啦飯他沒吃，」他照例是天真地看着李富榮，扯他的衣服，「班長，咱們另給他煮點東西吃吧？他只喝了半碗開水哩！」李富榮很想再問問吳黑大的病狀，小張竟等不得，又扯他的衣服，「去不去，班長？」

「去，去！」李富榮看着他說：「你真急，怕把忘啦一樣。」

他們出去了。吳黑大不知應該如何處理。他怕這樣下去，會鬧出大亂子來，受到懲罰；但他

又不能將這所想的事情告訴他們。但是，裝病的結局，又會成什麼樣子呢？不是比這更惡劣和悲慘麼？

「是的，那不是在這裏，」他想：「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當兵的人那裏又不一樣呢？」一切過去軍隊裏的情形，像「牛皮影子」般顯現在他的眼前，心上彷彿扎進了鐵錐子。他記起了在甘肅一次行軍中，他們班裏有兩個兵病了，跟不上隊伍，連長說他們想開小差，派人用手槍逼着叫他們跑步，兩個兵跑不動，哭了，連長王金蟠就下命令：把他們槍斃在路上！

另一次，是他的老鄉陳二皮匠的死。那是一個夏天，陳二皮匠病了，連長王金蟠到班裏瞧見了，說妨礙「新生活」，就把他扔到村外的破廟裏，還不准人去管。天黑啦，他偷偷地去看他，陳二皮匠被丟在湖邊的路上，見了他就嚎啕大哭，抓住他，要求他救救命，但他有什麼辦法呢？第二天，王金蟠宣佈，病就要隔離，不准人去看他，說一切都有軍醫官負責，等他黑夜裏偷偷着去瞧他，破廟裏鬼也沒見一個，只見陳二皮匠從門板上滾到牆角呻吟，一件好的大衣，也被人用綳槍擡換走了。見了他就喊着：「兄弟，救救我，我記得你……」但點名號一響，他只得趕快又往回跑，把自己腰裏的幾塊錢，掏給他，叫請一個老百姓可憐可憐給買一點東西吃。第三天他從崗上下來，又偷偷地去看他，夜裏，看不見，他在寨門口叫了幾聲沒人答應，他以為他睡着了，

連破窗去一摸，他已經僵硬的躺在牆角裏，死掉了。他嚇得打着寒戰轉身就跑……第四天，連上的兄弟們把陳二皮匠拾到一棵大楓樹下，連長王金福還用手巾掩着鼻子同嘴，假情假義的問：「怎麼，昨天軍醫官沒來？咳，真沒想到他會死……」

「人心多狠！」他想到這些，幾乎要叫起來。忽然，門扇兵的開了，連長和政治指導員走了進來，他戰慄的看了他們一眼，急忙把眼睛閉住。

他想：「不行啦，還只得說病得厲害啦。不然，他們會說什麼呢？定會給罵一頓！」

他們走近他，他身上就怕得更厲害……

「怎麼病啦，吳黑大？」連長問着，摸着他的額門蓋。

吳黑大實在沒有經過這種場合——過去，他們的連長全是用眼角嚇人的，摸着，那可不得了，他會撲出個什麼結果呢？他以為是不相信他，來看試他的脈搏，他嚇壞了。一股熱血，轟的一下衝到了他腦頂，他簡直發昏了。

「吃了飯麼？」政治指導員也問。他沒有回答，只是顫抖着，奇怪地等待着，一種從他心裏所發出來的畏懼……

但他們，却以爲他的確是病重了，指導員暗暗裏就打消了他的懷疑。

二

李富榮在最後一班代小張放哨的時候，得到連長的命令：第二天，叫從他們自己班裏抽幾個人，上午把吳黑大送到醫院去。

天快明了，李富榮躺下去還沒睡着，就起來給吳黑大準備到醫院去的東西。他很輕巧，生怕拌響了什麼，把戰士們搞醒。吳黑大自夜裏躺倒以後，心裏有些奇奇怪怪地想得睡不熟；班長每次帶哨起來，他總被驚醒。這一次也一樣，李富榮起來，掌燈，他都聽得很清楚。燈光照透了屋子，他裝模作樣不敢動彈，眼睛睜起來看着李富榮，他把他的槍取去擦了，又取下了小張的，輕輕把槍栓卸下，擦了又把它掛上，排在原來的地方。村裏雞叫第二次了，甯子漸漸有些發白。李富榮便在牆上取下他的掛包，把甯子裏的幾把掛麵裝進去，要想開門出去。吳黑大輕輕咳嗽一聲：「他實在忍耐不住他咳嗽的習慣——李富榮就回頭站住，看着他……」

「老吳？」他試探他醒沒醒，走過來問：「你怎價，好了些沒？」

吳黑大做著剛醒來的，病人的腔調，說：「還有些痛……」

「你要吃點東西麼？」

「不……」他不得其當的說。

「少吃點吧；等會兒，火房裏又不方便啦。」

李富榮走出去以後，吳黑大的思想裏竟閃現了一種最危險的念頭：官長都把他看成病人了，還可使他獨個兒留在家裏，換上件便衣逃走，回到家去！雖然，他早已不知道家裏的人，死了還是活著。

一個惡毒的思想支持着他，李富榮端來兩大碗掛麵，他竟連麵湯也喝光了。

「病不怕，只要能吃就行。」李富榮看他吃完以後，很高興，「你吃够了沒？」

吳黑大沒有即時回答……

起床號吹了。連長和政治指導員又來看他。他們來得那麼快——行動稍慢的戰士還沒穿好褲子。他們比他自已還關心他這一場「災難」……

「哎呀，」連長看着戰士們笑着叫道：「你們真該來個緊急集合，快把炕睡垮啦。」小張剛從被窩裏坐起來，還沒穿褲子哩，連長摀住他的耳朵，笑了起來：「讓我幫幫你的忙吧，不然，

你屁股會在炕上生根的。」

房子裏全都笑了，小張紅着臉，用手阻住他，俏皮的笑着跳起來。站在屋角裏，忙亂地穿着褲子，瞪住連長。

「生產期間呀，」說着，他覺得不對，又找了個理由：「嗯，晚上又痛哩！」

大家知道他和連長在開玩笑，竟轟的大笑起來。指導員抓住他，笑着要擰他的嘴巴。

吃過了飯，吳黑大的神經緊張起來了。他等待着隊伍一上山去，他就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投進這險惡的，最後的時刻：他要逃走！在這裏，他還沒看見過，對逃兵，他們會用什麼刑法；過去，鴉軍裏，他可看得太多了。差不多每天一次，集合在河灘，看着逃兵，一個個變成死人。狗把那些死了的兵，扯得稀爛，咬住一隻胳膊，或是一隻大腿，在城裏的大街上，在人們的眼面前，奔跑着，把孩子們嚇得亂叫……他顫慄了。

「這多可怕呵！」他想：「咱怎麼逃了出來呢？」

那些過去的生活，像一個漆黑的大洞一樣，張着嘴，跟在他的背後，拚命追趕他。它把他包圍在一種烟霧裏了，他害怕得背上滾下了冷汗。他睜開眼睛，想借這白天的光來驅逐這包圍着他的一切過去的回憶。然而，那些用血畫出來的事實，仍舊像毒蛇一樣，緊緊地纏繞着他，李富榮

和彭鐵錫子扛了担架進來，駭異才把他從回憶裏拖了出來。

「這幹啥用的？」他奇怪的問。

「送你到醫院去，」李富榮看着他，「你能坐起來麼？」

事情是太突然了，彭鐵錫子即刻就要給他收拾行李。這真叫他爲難，去呢，還是不去呢？但是，班長又扶起他來；催着彭鐵錫子快動手。而且安慰着他。

「到醫院好好休息幾天去，」李富榮說：「班裏人很忙，不能好好照顧你，醫院會比班裏好些。」

事情真走到盡頭了，吳黑大糊塗了，不敢來相信將來的結果。心虛和恐懼，使他的臉變得慘白，他像被人追撞在懸崖邊上的人，前進不得，也回不了頭。急得冷汗從死板的臉上淌了下來……

「看你，」班長竟以爲他病更重了，「臉這麼怕人，在這凳子上坐一坐，等他收拾吧。」他又對着彭鐵錫子：「你動作快一點，天不早啦。」

吳黑大偽裝的疾病，被同志底深厚的友愛逼到絕路上了。在他無法回頭的時候，他對班長說，他必須到廁所去。從這裏，他希望能找到機會，逃脫攔在他眼前就要獲得的懲罰，重新去追

求他那過大的，平靜的莊稼地裏的生活。然而，班長怕他跌倒要扶着他去，一個冒險的企圖，又跌落到失望裏去了。

三

醫院距胡莊二十五里，他們拾到的時候，天已經快上午十二點鐘了。醫生穿着件黃呢子軍衣，耳朵上掛着聽診器，站在門口，叫把病人送到門診室去。

屋子裏有點冷，在辦公桌上放着本病員登記冊，桌旁放着個火爐，火燒得不大。醫生檢查了。次之後，覺得這病人的病症的診斷，有些使他棘手，他皺着眉，振額沈思了一會，怕病人冷，給他蓋上被子，手伸在火爐上烘着暖，然後，靜靜地，仔細地在考慮。吳黑火呻吟得更厲害了，幾乎成了短促的嗷叫。醫生沒法辨識清楚，又走過去，把體溫表放在他的嘴裏，用聽診器重新在他身上，各個部份都仔細地檢查一遍，默默地審視他的臉色，想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出一個解答的理由來。但是體溫表和以前一樣，各部脈搏的跳動也和以前一樣。

「怪事！」他想着，不解解的看着他。

「把嘴張開看一看，」醫生最後想要從這裏意外的來獲得解答了。可是，這呈現給他的，仍舊是一個謎。但他不敢大膽的妄下判斷，他不得不去找院長親自來診斷了。

院長是一個冷靜嚴肅的人，做事情，果斷，乾脆，只要他認為有了證據給他證明對的或者錯的，他執行的時候，鐵錘也不能打得翻他的意見。他一走進門診室，人們都特別注意着他，各人都自己拘束了起來，仔細地看着他。醫生剛才診斷過的地方，他重新審斷了一番之後，眼睛深深地瞪了病人一眼，作出決定了。

「還是叫他們抬回去吧，」他向醫生說：「這也抬來送醫院，我們那有這許多密洞？」李富榮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比相信院長的診斷更堅定。對病人，他比對自己更關心。他爲他，不睡覺，不吃飯，肩膀壓得紅紅的，還怕對病人照顧不周到……忽然，醫生說，吳黑大，醫院裏不收，他詫異得脖子粗了起來，眼睛惡意地看着院長。

「爲啥道理？」他問。

院長臉紅紅的，似乎不好說出口，但他用沒有床位來推託了，戰士們提出了好幾個辦法，院長都搖頭，他最後說：

「說沒辦法就沒辦法，有地方也還用你們說嗎？」他說着就要走。

「咱們抬回去，」李富榮阻住了院長，生氣地說：「如果有了一差二錯？……」
「我負責！」院長嚴謹的點點頭，再沒有二句話，就走進隔院的辦公室去了。

李富榮臉紅了，幾乎罵出聲來，他感到院長是這樣「官僚主義」！

四

吳黑大在担架上躺着，神經劇烈的搏鬥，使他渾身顫慄。他現在，像被捆綁住的罪人，像看着黃頭多腳的蜈蚣爬上他袴管裏，他要被毒死，他又不能動彈。時間逼住他走上死路，竟越來越殘忍。他是再沒辦法逃走了。

「他們會怎樣處治我呢？」他想。

太陽快落山了，彭鐵鉞子、班長，他們抬着他，踏着整齊的步子，一邊氣憤的咒罵那個「官僚主義」的院長。胡莊越來越近了。他們的腿彈動得更上了勁，担架的閃動，有節奏的一起一落。吳黑大躺在很平穩的繩索的搖床上，感到一點輕微的浮沉，但是，他腦子裏昏昏沉沉的祇有一個思想：「他們到後來一定會殺了我！」

回到班裏，李富榮用手巾擦了兩把熱汗，就去清理吳黑大的東西；扶他起來，用大衣給他披上，急忙就給他鋪炕去。吳黑大只有一個毯子做墊的，他怕他躺得不舒展，便把自己的棉褥子給他墊上。

「你躺下吧。」李富榮鋪好了炕，扶住吳黑大，臉上還不斷的淌着熱汗。班長越對他好，他就越害怕。……

李富榮到廚房裏去了，屋子裏騎着吳黑大一個人。他要逃跑了。他沒有臉見人！

「這是時候了！」他蹣跚頭來看看了看院子裏沒有人，跳起來抓住椅子，就想跑。但忽然什麼地方兵的一下，把他全身都嚇得軟下沒勁，慌張的抓住被子把頭和腳都裹起來。他個子很長，被子沒包住他，腳和椅腿竟露了一長截在外面。躺着，他尖起耳朵，像兔子一樣聽着。好長的時間過去了，然而什麼也沒有，等他伸出頭來看，才證明完全是他自己的虛驚。他這才深深的透了一口氣，重新再打主意。他靜靜地聽了一陣，仍舊沒有人，偷偷地又爬起來。找他原來穿的黑棉褲子，——這是知道當兵規矩的，帶衣服和武器抓住就得判大罪，他只單純的避開這災難，——不再當兵就得了。

他開了門，四面慌亂的偷看着，靜靜地什麼也沒有。他輕輕地走過拐角的門去。拐角的門

外，出去是一個大籃球場，球場過去是一條溝。他怕球場裏有人，蹲在門角裏。球場是那麼靜，連一隻微豬也都回圈裏去了。他開門就往外跑，連頭也不回，直鑽進溝裏去了。

五

天暗下來，房子裏該掌燈了。

鎊是我們的命根，

鋤頭是我們的朋友，

有了手榴彈和小米，

看，真理就要抬頭……

村外一片雞亂的破聲，從四面響着向村裏走。這是上山開荒的人回來了。李富榮，剛到老鄉家裏買了兩個雞蛋，在廚房裏煮好，給吳黑大端來。另一隻手還拿着個火柴頭，準備回來點燈。一進門，沒聽見人呻吟，以為吳黑大睡着了。碗很燙手，他把碗放在桌上，想點着燈後，再叫醒他。燈灼了，李富榮發楞了！他開始懷疑醫生不收的原因，吳黑大的病真假……

「吳黑大！」他門裏門外，狂亂的叫着。但沒人答應，廁所裏也沒人。他知道班裏不名譽的事情發生了。這像一條粗大的鐵棍打在他的頭上，他氣得發昏了。他在連上班排幹部會上，和四班長訂的「愛兵比賽」中，「保證沒有一個逃兵，愛護病員」的條件！他失敗了。「龜孫仔的！」他忍不住罵起來，跑到廚房裏去叫抬担架的人急速去找。

「快！快！」他叫着，回去提着槍就走。拐角門開得大大的了，他叫彭鐵錘子從這裏追去！

彭鐵錘子聽到這消息臉都氣青了。

「這龜孫仔的！」他罵着：「你要退伍就說明白走，何必裝病，叫老子抬你！」罵着，拔步就追！他一定要找回來問問他！

連長在村口得到了報告，就叫小張去告訴排長，叫派幾個人去幫着找。但他再三囑告，見着人不要打罵或別的侮辱。小張，扛着扁擔，沒有聽他說清楚什麼，他以為也叫他去追，跟着拐角門裏出來的人就跑。連長想再叫他，他已經跑進溝去了。

吳黑大剛來兩三天，地形不熟，不知道能從這溝裏走到什麼地方去。走着前面又聽得老百姓趕着牛往這頭走，他怕走不脫，急忙躲到路旁的狼牙刺旁邊。他想讓他先過去再走；可是，他聽得後面有人追來了。他再不能躲在那兒了，伸着脖子，四面慌亂的看，兩面全是莊稼地，二月

天白咪咪的，藏隻麻雀也藏不住。

「完蛋呀！」他想着，全身抖顫得立不住脚。但他忽然看見，就在他旁邊隔一條土格楞有一個洋芋窖，他不顧死活的跳過去了。

小張和彭鐵錘子追過來，碰到一個中年農民趕着一條大犍牛走過來，就站住問。

彭鐵錘子說：「喂！老鄉，碰到有人走過去沒？」那個農民看着他說：「沒。幹啥？」

小張是個自尊心很強的小伙子，他怕彭鐵錘子嘖叫開了，這對於軍隊是不名譽的，急忙說道：「哈也不幹？你走吧！」

但是他看着彭鐵錘子拿着槍，跑得滿頭是汗；他已經明白了十分之九。他就更堅決地說：「咱保險，咱是參加白衛軍的，還能不負責任？」

小張有些不高興，心裏還想掩飾，說：「快走吧，天黑啦。」

他似乎還想說點什麼。彭鐵錘子看小張不高興，就搶着截斷了他的話：「你的牛跑得多遠了呀，還不招呼去。」

那個農民過去了，小張看着彭鐵錘子，想了一下說：「他一定是在這一段，他病着不會跑得多快的！」

「他病個種哩！」彭鐵錫子撈住他，說：「這龜孫仔的，一定是裝病，難怪人家院長不收！可惜，咱們錯把醫生怪啦！」

「醫生怎說的？」

「說沒床位哩。哼，恐怕他檢查出了的！」他憤憤地吐了一口，又說：「操他娘的，咱們把他當成好同志看待，送他進醫院，把老子肩膀都壓腫啦！他倒爬起來跑了！比死瘟豬還不如！」

「你只說哩，」小張怨恨地叫道：「夜裏咱們以為他真個病啦，端水端飯的，像服侍老祖宗一樣！這真氣壞了人！走！咱們就從這兒找去，碰上了他，可再不給他客氣啦！」

吳黑大在密洞裏聽得很清楚，每一句話都像針一樣扎住他的心，他覺得同志們對他實在是好；特別是班長，他在舊軍裏碰到的班長不止五十打，但是，那一個像他那樣愛過他呢？那個沒有罵他過，打他過呢？他愈想愈懊悔，他就更覺得自己是不會再被饒恕了！他聽着他們找來了，身上怕得淌着冷汗，牙齒嚙嚙的互相碰打，心跳得像打亂鼓……天呵，完了，是誰又打起火把來了。

「好，把溝裏爛草點着！」小張叫道：「看他鑽到那裏去！」

山溝裏被火光照得透亮……

「那裏有個窩！彭鐵錘子舉起火把叫道：『過來，你拿火！』」

趙貴成舉起火把，小張拖着鐵頭，他們和彭鐵錘子一齊跑了過去。彭鐵錘子搬動石柱，威嚇的叫道：『出來！看見你啦！還縮住一團不動麼？』

吳黑大全身像觸了電一樣，登了一陣，但他沒有哼聲，他知道洞口小，看不見他。他死死的貼住窩底，恨不得能鑽進去。

彭鐵錘子見沒有人答應，便把槍攆起來，他以為大概不在這兒了。小張爲了更仔細些，舉起火把，要到齊門口去再查看一下。火燒到門口，照得窩底透亮。吳黑大一下子橫了心。他想：

「拼吧，橫豎完蛋啦！」

他在窩裏揀着了一塊石頭，狠命向洞口扔去，祇看見火光一閃，聽見小張嗖嗚的叫了一聲——他打傷了小張了。吳黑大躡身就往洞外鑽——，他還要逃走，他惹下人命了。但彭鐵錘子跳過去，照準他脊梁上就是一槍托，伸手結結實實地抓住了他，真像錘子那麼緊，他還能往那裏跑呢？……

六

李富榮從村口上回來，臉都氣青了，聽彭鐵鈮子說，吳黑大已經找了回來，便叫道：「他在哪裏？」

「在連部裏。」彭鐵鈮子看着他，也覺得怕了。他和他相處的三年半中，他還是第一次變了臉。

「這雜種！」李富榮只罵了一句，再也不問什麼，就直往連部的院子跑去。

他從來沒有打過一個戰士，可是，現在他也扎起袖子來了——他要去打這個混蛋，他再不能饒恕吳黑大了！吳黑大就攔了像彭鐵鈮子這樣開荒出名的勞動力，欺騙了同志，還打傷了小張！但他走到門口，看見屋子裏點着燈，他想要衝進去，但是，屋子裏傳出來的，非常安靜而和善的，連長的聲音，把他阻住了。

「這是爲啥？」他頓了一下，輕輕的靠在窗口跟前聽。

「你爲什麼要逃跑？」連長很和氣地問道：「你說，無論什麼都說出來，我保證不處罰你。」

你剛來，這裏的情形你不懂得。我們忙，幾天呀，也還沒和你好好談過話，這是我們在思想上關照不夠，你現在可說一說……」

吳黑大沒有回答……

「你不要怕，咱們八路軍和你過去待的舊軍隊不同，」連長說：「你有什麼不好說的？儘管說吧，咱們能幫助你解決的，我就給你幫忙辦。怎麼樣？你說呀，唔？是班長對你不好，還是同志們對你不好，還是有別的事情呢？」

「班長……」吳黑大剛開口，但又被什麼阻住了，灰溜溜的垂着頭。

「班長怎麼樣？」連長拖過凳子，靠近他問：「班長罵過你麼？」

李富榮聽得提起了他，止不住吭了一聲。

連長連忙叫道：「誰？」

李富榮答道：「我……」

「你是什麼我？」連長生氣了，覺得他沒有規矩：「衣裳，椅子，你沒有個名字麼？」

「李富榮——六班班長。」

「你在幹什麼？」連長說着，開門見是他，話頭倒軟了下來，「回去吧，叫各班點名睡覺，

去吧，我不叫你，你不准再來！聽見沒有？」

「聽見啦，敬禮！」

「去。」連長把門關上了。

吳黑大從門縫裏掃了班長一眼，看見那張沒見過的生氣的臉垂下頭來……

「班長怎麼樣？」連長轉過身來，又問：「你大胆講，不要害怕，他罵了你，我會教育他的，你講吧，他罵過你麼？」

「沒——」吳黑大越發難過了，哭喪着臉說：「他好。」

「那末，同志們欺負了你？」

「沒——同志們都好……」

吳黑大話還沒說完，眼淚熱刺刺地從眼眶裏滾下來，呼嚕嚕，呼嚕嚕，傷心地哭開了。連長站起來，拍着他的肩膀，勸慰着他。

「吳黑大，吳黑大，不要再哭啦。」他抓住他的手：「有什麼事就說出來。眼淚是女人們沒

有事啦流的！我們革命的戰士有什麼說什麼！」

吳黑大哽咽着，沒有說話。連長扶起他的頭來。

「哭够啦，抽支烟吧。」他遞給他一支紙烟，接着說：「烟是提神壯胆的，抽着咱們慢慢談。」

吳黑大抽噎着，手拐撐在桌子上，手掌撫着前額……

李富榮回到班裏，排長和衛生員在給小張上藥，包紮受傷的胳膊。許多戰士圍着看，議論着，這一定不准再寬大他了。他也許是頑固派派來的壞人。他很兇的打傷了我們的同志。班長擠過去，拾起小張的胳膊，看見那擦掉的大塊皮流着鮮紅的血，心疼得幾乎要哭起來。跳上炕，把吳黑大的被子，狠命的扔到炕下的屋角裏去，把他給吳黑大墊的褥子取出來，扶起了小張，把毯子讓給他墊在底下。

「你才是我們的同志，」他很難受地說：「他已經不配再用它啦！」

人們都走了以後，班長看到桌上放着的碗，他想起了那裏才掏錢給吳黑大買來的雞蛋，跳下床來，遞給小張。

「起來，咱扶住你，」他抓住他說：「這也是你的！吃吧，還沒有冷。」

小張天真的看着他，親熱地靠在他的手臂上。

班長，他感激的說：「咱也來忙你啦。你自己也得休息一下。」

他懂得：同志是互相關照……

七

吳黑大回班上來的時候，很多人擁來看。他的眼睛都紅腫了。但戰士們看着他，都氣鼓鼓的，彭鐵鈞子竟站在門口，叉着腰，直挺挺的擋住門，怕他再逃跑似的，惡狠狠地瞪住他，鼻子裏故意哼着氣。

吳黑大一進門就站在屋角的黑影裏，垂着頭，他不敢抬頭看大家，只聽見幾個戰士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燈光太暗了，爲啥有個人看不見啦？』有的說：『人大還是好，可以打小孩的！』又有的說：『英雄是不站牆角的。』有的說：『打拳找靠山哩！』政治指導員趕緊叫道：『你們這是幹什麼？像個同志態度麼？都回去睡覺去！』把戰士們都攆走以後，指導員看了看小張同志的傷，叫班長跟他出去會兒。在階臺下，指導員站住了。李富榮看着他。

『你告訴班裏的同志們，不要侮辱他，他不是壞人，他是很可憐的！』指導員說：『明天，他要向大家講，他已經變好啦？去吧，好好照顧他。和過去一樣。多關心他些，叫老戰士們多幫』

助他，他將來會同我們大家一樣的，變成革命的好同志，去吧！」

說完，指導員又走進屋來，和善地看清吳黑大。

「你不要難受啦，」他說：「休息去吧，有什麼事，多找班長談談，我會幫助你的。」說着又向李富榮道：「六班長，吳黑大同志你要多幫助他，等會你可和他談一談。」

指導員出去的時候，親熱地又和他握了一次手。

晚上，吳黑大想得太多了，整夜沒有合眼。昨天很長的時間，他只穿了一件黑短褲，受寒很重，現在，他竟發起了高熱，真的病了。頭發脹，眼睛發眩，身上像有人在擰一樣，痛得渾身發麻。肌肉也絞緊了，他必須狠命的咬着牙才能忍耐住。但是，他再不請病假了，同志們不會再相信他的。他不得不隨着吹起床號起來。

吃早飯的時候，李富榮看他的臉色不對，青灰色的，以為是他慚愧的表現，沒有多問他。他要去廚房裏打菜，就讓他去了，但吳黑大走了不遠，他頭竟像被打了一悶棒一樣，熱烘烘的一股血衝到了頭上來，眼睛頓時就黑了。菜盆從他手裏掉了下去，一下就摔倒了。他清醒過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滿屋子裏都擠着人。指導員、班長、彭鐵錫子、小張，全都凝神地看着他，他們看他清醒了，都叫着他的名字，喊叫他，指導員甚至在給他試診着脈搏……

他背後是誰扶住他呢？他費力的掉過臉去，盯住他發楞了。他不知道應該說什麼。那是班長李富榮。

「老吳？」李富榮看他很難受，安慰地叫他。

好半天了，他才低聲地，叫出了一聲：「呵，班長……」青灰色的臉上，兩顆透明的淚珠，頓時就滾下了慚愧的面頰。

他說：「咱怕見你……」

八

屋子裏靜下來了。吳黑大慢慢由疲乏而睡過去了。他聽着了斷名號，便忍痛從炕上爬起來，要去向同志們講話。

班長看着他說：「你算了吧，剛好一點，得休息些，好了以後，你再去講吧。」

他說：「不，咱一定要讓同志們明白我！我要去向大家說：咱錯啦！」

「等病好啦再說吧，同志們已原諒你啦。」

但是，吳黑大不能抑壓住自己，他要求班長扶他到隊前來了。大家看着他，熱烈地鼓起掌來。

他開始敘述他的過去了。他是那縣的鄉下莊稼佬。四一年冬，王保長派他送軍糧到鎮原縣去，在那裏他被扣住了當「壯丁」，作為新兵補充了。他當了二年半舊軍，受够了當兵的罪，他想回家去看看家裏人。

連長說：「你要回去，你可以走，沒有路費，連上可幫助你些。」

指導員也說：「革命是要人自願，不願意，咱們不強迫你。」

但是，他想：「咱回家裏幹什麼呢？這比那裏都好。咱家裏雖說有老婆，有娃娃，但誰知道他們那裏逃生去了呢？她們餓，也早餓死啦；打，也早被打死了，咱回去頂啥用呢？要是再被他們抓去當「壯丁」，那又不落了死網麼？」

「同志們！」他想到這些，他堅定地叫喊起來了。「請你們寬恕我，死也不再逃啦！我回去也不會有好日子過，我要跟大家幹革命，幹到底！」

他又說起他的病，很懊悔，很慚愧，禁不住掉下了淚。他說在舊軍隊裏，一輩子也遇不着這種事情，要是這樣，他早被槍斃了。他想起陳皮匠死得可憐，就一陣心酸，抽噎起來，他想：

『要是他找到這兒來，他還不活得很好麼？』

彭鐵錫子見他抽噎得站不穩，走在他身邊來扶住他，勸慰說：『不要哭，老吳！往後咱們好好幹！革命勝利了，咱都要回家賺錢去！』

連長和指導員也來勸勉他：『算了，休息去吧，同志們明白你啦。』

但人遇至親淚更多，吳黑大幾年來，滿腔的苦水，竟一傾而出，索性放聲哭了起來。

李富榮在吳黑大睡着的時候，他坐在他旁邊擦槍，忽聽得吳黑大一聲哭，他趕快站起來，他見他臉上淌着汗，知道他做了惡夢，便伸手去搖他。

『怎樣，老吳？老吳？』李富榮叫着。

吳黑大還沒完全醒，看着班長給他擦汗，很詫異，瞪起眼，打量着他……

『呵，班長！』他最後叫道：『熱得很，襯衣濕透啦。』

李富榮遞給他一條乾毛巾。

『先擦擦汗吧，』他說：『等等再換衣服。』

吳黑大停了一會，又叫着要喝水。李富榮從小藤籃裏取出了一個梨來，削了皮切成梨片遞給

他。

『這是連長剛買來的，』他說：『小是小，可是好齋梨。』

小張手臂疼得很厲害，一直就沒睡覺，看着李富榮削梨。李富榮，遞給吳黑大一個，接着，又給小張削了一個遞去，像哥哥照顧着他的兩個弟弟一樣。雖然，他們兩個躺在炕上的由來很不相同……

無敵三勇士

劉白羽

一 一場不團結怎樣鬧開頭

有些人把我們當戰士的想得太簡單了。

以為我們就是打打仗，睡睡覺，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們在連隊，就像在窩裏一樣，不同的是這個家一會在戰壕裏，一會在老百姓乾草堆上，一家子有一家子的和美，一家子也有一家子的家務事。

不要講旁的地方，現在就講講我們班裏吧。

前些時候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我們歡迎一個戰士歸隊，這不是一樁喜事嗎？結果却鬧了一場不團結。

我們歡迎的是個戰鬥英雄，傷沒好利索就跑回前方來了，我們覺得這是真正值得歡迎的戰

士。晚上，全班圍坐炕上。他一路擔心趕不上隊伍，還會一下子給大夥牽着，那高興勁還能提嗎？他指手劃腳，津津有味，說他一路坐火車來，如何如何幫翻身農民抓地主，不斷引起大家哄笑。我們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連隊上的事，末了，一個同志說：「你走了，我們可想你，這些日子，你的英雄事蹟在團裏到處傳，到處講，可吃得開了，團首長還號召大家學你呢！說你是個贗英雄。」這樣雙方正在十分高興，誰料突然之間插進一個戰士來，他多了也沒有，只講了一句話，由此就鬧開了不團結。

二 閻成福

閻成福是這個故事裏的主角，也就是上面已經介紹過的戰鬥英雄。

閻成福家底子怎麼樣，那時咱不知道，可是一看就是窮朋友出身，平時在班上有個二虎勁，打起仗更是虎爾巴基，勇敢的很。

這次作戰負傷，在醫院床上磨屁股磨膩了，回了一趟家，看了看翻身光景，身上有衣，槽上有馬，門外有地，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愉快。晚上農會小組歡迎這前線回來的戰士，他乾脆講：

「告訴你們，你們心裏有底，仗是打好了，沒問題，我回來瞧瞧你們門封建門得澈底，我心裏也有底，往後，擊好吧，我在前方總不會丟拉拉屯的臉。」天沒亮，再找就不見了。閻成福回到醫院，往病房裏一個一個看了看戰友們，就往前線來了。

再說他不在隊上的時候，大家都宣傳他的英雄事蹟，一個傳兩個，兩個傳三個，愈傳愈廣，那簡直就跟神話一樣了。要論實際情況，也確實有個講動，那天我們跟敵人打了個遭遇戰，閻成福在火線上，一個人突擊前進，一下子跟部隊失了聯絡。敵人機槍，六〇砲打得到處噴烟冒火，他媽的，我們合計閻成福算是革命成功——完了。連長氣得飛飛的，瞪着兩隻紅眼珠子，帶着部隊突。你猜後來怎麼樣？——在最緊急緊急的時候，敵人內部忽然亂了，敵人一鬆勁，我們可就通上去了。原來閻成福三探兩探，不知怎樣探到敵人臨時指揮所裏去了，我們一攻，他就丟了個手榴彈，敵人自然亂了，這會他就拿槍押着一個肥頭大耳的俘虜下來，說還是個「團級幹部」呢！閻成福直嚷說剛才就是這傢伙在指揮隊伍。這地方一拿下來，我們立刻向縱深發展。一會工夫，閻成福又上來了，還一面喊：「我，閻成福又上來了！」大家一聽，十分高興，那時我們班又擔任了突擊任務，正在緊急情況，不久他就受了傷，昏迷不醒，連長叫我們擡他下火線，到那邊樹林子裏交給了担架隊。

三 老油條

老油條是我們給李發和起的外號，叫來叫去，大家就好像忘了他真姓名，連指導員有時也親熱的這樣叫他。

老油條是個老戰士，也有人管他叫老不進步，他也不十分在意。

「八一五」以後參軍，跟他一齊的都有當排級幹部的了，他還是個戰士。他倒還自在逍遙，別人問他，他溫吞的笑笑：

「我自在此——我省心。」

這人就是自由主義，吊兒瀟灑，大紀律不犯，小紀律不斷，可是當兵一當三四年；打仗總打了百十回吧，身上一根汗毛也沒碰斷，不用說他有一手狠的，就是打仗到斷骨頭上，他有辦法，——動作快、猛，能出點子。可是政治不開展，生活紀律壞，一個牌牌也掛不到他頭上。現在，讓我們拉回頭來講吧，那晚，歡迎閻成福的時候，就是他，冷丁子說了一句話。本來他一直在旁邊搖黃烟巴答巴答拍，當人們那樣稱讚閻成福的時候，他忽然推開別人伸過腦袋說：

「我瞧你那英雄牌是碰上的。」

這話一說，闖成福說炸了，馬上把臉一虎問：「你說怎麼碰的？」

老油條慢騰騰望他一眼：「我大小仗總經過百八次了，渾身上下沒給槍子打過一個眼，這才是真工夫，你英雄倒英雄，戰場動作可還不大入門。」

這風冷水一潑，大家也搭興，班長說天不早了吹燈睡覺，從此闖成福跟老油條就誰也不理誰了。

四 趙小義

這糾紛若就在闖成福跟老油條身上展開，也還簡單，現在又橫着加上了個趙小義。

趙小義是解放過來的戰士，才十九歲。夏季攻勢解放過來，說他歲數小，中看不深，就沒往後方送，立刻補充了。趙小義表面上活潑、單純，肚子裏可有鬼。討論會上他從不發言，他是瞪眼瞧，他想：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將來看誰佔上風，咱就往誰那邊靠。因此在連裏，他抱定宗旨：不積極，也不落後。他處處受挑眼，一點小毛病，就罵：「什麼優待，優待，那都是鬼吹

燈，——瞎話。」五環是模範班，班長抓得也緊，可是石頭雖硬，也還有個縫兒，趙小義呆久了，自由主義這一點，自然就跟老油條十分靠近起來。那天晚上，老油條跟閻成福鬧了個滿臉花，他就暗暗同情老油條，他聽閻成福什麼翻身呀，鬥地主呀，英雄呀，心裏就不十分得勁，第二天便跟老油條拉近乎，可是老油條有老油條的原則，跟小趙對抽一袋兩袋黃烟還可以，至於談感情話，那犯不上，他想：我是關裏來的，你是俘虜來的。小趙感情上得不到安慰，於是又轉回頭找閻成福，在閻成福跟前就放一把火，說老油條說了：

「閻成福算啥，下次打仗瞧吧！」

講與閻成福有關係的話，閻成福自然聽下心去，從此與老油條關係更加惡劣，一見面，就向後轉。

可是一講到小趙自己心事，閻成福就不來了，這怎麼說呢？

閻成福覺得我是解放區翻身戰士，你是蔣佔區的俘虜兵，他這種優越感可就給小趙來了個大掃興，小趙情緒從此一二分低落。

這樣一來，四五天工夫，模範班就變成不模範班了。

五 急壞了班長李占虎

在糾紛發展過程中，可是急壞了班長李占虎，他一手創造的模範班，眼看就垮了台，他怎能不急呢？

李占虎是個好班長，班上有什麼困難都是他先承受。你要知道領導一個班不是一件容易事，十個人十條心，要把十條心變成一條心，才談得上領導。李占虎從來不對戰士們吹鬍子瞪眼，他是關裏來的老戰士，耐心說服教育，真讓人挑大姆指頭。自從班裏發生不團結現象，在行軍作戰中，就遭遇了十二分困難；這三個人彼此不談話，你讓他們挨着班站崗吧，誰也不跟誰交代任務；你讓他們在一塊吃飯吧，閻成福朝東，李發和就朝西，永遠背脊望脊背；你讓他們睡在炕上吧，李發和睡下，閻成福就吭一聲抱起背包睡到地下去了。這天李占虎一個個找他們談話，先跟閻成福談，談了半天，閻成福說：

「我爲人民服務，我可不受誰氣，有種沒種反正火線上見吧。」姑起來走了。

再找李發和，李發和一面抽烟一面聽，聽班長話說乾淨了，他說：

「我反正是爲人民服務到底，沒問題。」

班長又找趙小義，小趙末了說：

「咳，班長，從前我不明白，解放過來，現在可接受教育啦，我爲人民服務，還說啥呢？」
鬧了半天，原來三個人還都是「爲人民服務」，班長一肚子熱情換了一肚子苦惱，自語道：

「這三個傢伙好像商量好啦！」他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哭笑不得，笑笑不成。

這時，恰好團上領導進行訴苦運動，有些兄弟連隊，已經展開，訴苦訴得大家哭哭啼啼。從前五班是個團結友愛模範班，指導員就打算把五班當個對象，花了幾天時間來推動訴苦。誰知一深入了解，指導員直搖頭，這一來李占虎急得眼淚都出來了，一把拉着指導員說：「指導員，五班還是有希望，你給三天期限吧！」期限討下來，班長想：怎麼辦呢？他下決心來個「圍攔戰術」吧，他一下子把三個人找在一起，幾句話把他們不團結的事挑開啦。那裏知道，三個人在他面前一口同聲說：「沒啥，班長。」班長一聽到樂了，於是把五班要爭取模範談了一番。誰知第二天一看，三個人是原封不動，誰也不理誰，這一下子班長可急了，氣得背着全班人狠狠哭了一陣，第二天進入戰鬥，忙着準備戰鬥就過去了，至於團結，還是沒一點進步。

六 一塊骨頭

第三天打了一仗，天陰落雨，打完仗，李占虎帶着全班走下戰場，經過一片亂葬崗子，他低着頭發現地下有一塊骨頭。

他停着脚步，彎身取起骨頭看着。班裏同志都奇怪的望着他，他可提出問題了：

「你們說這是什麼人的骨頭呀？」

大家站在雨地裏紛紛討論開了，一邊說是窮人，一邊說是富人，末了，李占虎張嘴說話了：

「我看這是窮人骨頭，地主富農有錢人，死了有棺材有墳，怎麼也不會亂丟在這裏，窮人活著沒飯吃，死了也沒地方安葬，給風吹雨打，還不是東一塊西一塊，到處亂丟，窮人有誰管呢。」

回到宿營地，戰士們忙着鋪草燒水，李占虎睡了，只有閻成福、李發和、趙小義沒有在，一直到吃飯時也沒見這三人。他就往屋裏跑，原來小趙回來就一頭扎在炕上滾起來，班長以為還是跟老油條跟閻成福鬧彆扭，就安慰他：「唉，小趙，——人就是這樣，在一道怨一道，不在一

這想也來不及了，起來吧！就爬到炕上揪小趙肩膀，誰知小趙一翻身，嗚的一聲撲在班長懷裏大哭起來。

哭了一陣，小趙跟班長講了一段故事，兩個人連說的帶聽的都哭起來了。

班長立刻跑到連部去，一五一十報告給指導員，指導員也聽得十分難過，囑咐他回去，好好照顧小趙。李占虎就順路把自己三百元津貼掏出來買了幾個雞蛋，帶回去給小趙煮着吃，小趙一端碗就哭得嗚嗚的，究竟小趙說些什麼，班長聽些什麼，還不到宣佈的時候，這裏就暫且不講了。

七、再說閻成福跟老油條

閻成福心裏難過，想找個清靜地方呆一會，就往後院糞圈那塊走去。老油條却低着頭，也往這個地方走來。要不是聽到腳步聲，兩人險些兒鼻子碰了鼻子。閻成福一仰頭瞧見老油條，老油條一仰頭也瞧見閻成福，好像誰叫了一聲：『向後轉』，各自扭過頭就氣虎虎走開了。

轉來轉去，閻成福就轉出村子。

老油條捲了一根烟抽着，低着頭，找沒人地方，順着牆邊溜。

闕成福從那邊走過林子，老油條從這邊走過林子；闕成福從那邊到了河邊，老油條從這邊轉到河邊，一下又碰上了。

闕成福火了，心裏直罵娘，要不是不能先跟老油條講話，他非罵他一頓不可。

正在這時，班長尋來了，一下，一手捉着一個拉了回去。

回去，兩個人誰也不肯吃飯就睡了。

八 晚上點着一盞燈

晚上點着一盞燈。班長在炕沿下檢查了每人的鞋子，從中挑出兩雙破爛了的鞋，然後班長在領膝蓋上搓了根麻繩，就補起鞋來。補着補着，小趙起來了，爭着要補鞋，班長不准他動手，笑嘻嘻安慰他：「你好好睡，你不舒服，天亮說不定還打仗呢！」一會闕成福發浪一下坐起來，把班長嚇了一跳，闕成福伸手奪鞋子，班長不但不給還勸說他：「你顏色不正，不舒服，日後怕沒你幹的，睡吧！」闕成福怔怔呆了一陣躺下了。忽然熟悉索索一陣響，李發和又起來了，他悄悄說：「你睡，我補。」班長笑了說：「要是往常，你不動手我還叫你幫忙，今天你不舒服，休息

吧！可是一下子全班都起來了，原來誰也沒睡着，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趙一下子嗚的哭了，他哭着哭着把那天講給班長聽的故事，又說了出來：

「我爹放豬，丟了豬，挨地主打，氣死了，爹還沒埋，我就給國民黨抓兵抓來啦！」

「我哭我鬧，他們皮鞭子蘸涼水，打得我死去活來，我說我就是死也要再瞧爹一眼，國民黨說：『你爹死了頂多臭一塊地，還臨哈。』到現在兩年了，——我爹沒人埋，也沒地方埋，風吹雨打，還不是東一條胳膊西一條腿，……」他說不完就哇哇哭起來。

這一來閻成福一下撲上去抱着小趙說：

「我對不起你，小趙，——我從前看不起你們是蔣佔區的，我不知道你也是窮人，也是苦人。」

閻成福不說則已，一說就止不住淚水長流，他也訴了自己的苦：

「你給地主害死爹，我給地主害死娘，我十八歲，爹抓了勞工，娘給地主下毒藥藥死，哥哥給地主拿釘耙打死，我偷偷看見了，沒等我找我，我拚命跑出來，我跑到遼河邊，我望着那條河，真想一頭扎下去算了，我又想，爹不知死活，闖家就我這一條根，留下這條根早晚好報仇，死了，地主更稱心，從那往後，我要飯就要了一年整的呀！夏天苞米地裏搬苞米，冬天看人家想了

火，偷偷爬到豬窩裏睡覺，……」這時全班人，除了李發和都嗚嗚哭了，平時講團結談友愛，可是還沒這陣大家以苦見苦，大家真的是親人了。小趙望着閻成福，閻成福望着小趙。閻成福說：

「聽了你的話，我知道窮人到處一樣受苦。」

小趙說：「你說得對，聽了你的話，我才知道共產黨八路軍真是窮人幫窮人，我前些天心竅不開，我對不起革命也對不起自己。」

班長李占虎說：「訴吧，有苦不訴給自己人聽，訴給誰聽。」

日頭落了夜黑天，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睡得甜甜蜜蜜，有多少人想着自己的苦，一滴血跟着一滴淚往下流呀，一個訴完一個訴，五班裏這一夜苦水就倒不完，這一盞燈也就一直點到天際際亮。

九 李發和怎麼辦？

李發和心事沉重只是不開口。這一夜他坐在旁邊，可是他沒吭氣。他思前想後，愈想愈恨自己，別人是苦也苦得痛快，他自己心頭就像磨了繭子。他狠狠問自己：「人家是窮人，難道自

己是富人嗎!?」他想起年輕在家鄉，歡喜扭秧歌唱大戲，地主就利用他出名的浪蕩，三下五除二，把他的家當弄了個乾淨，臨走連條遮羞的毯子也沒落着，給趕出村，丟下女人在村子裏，這幾年不走道也苦死了。從那以後，李發和只有自甘墮落，連報仇的火辣勁兒也沒了，要不是碰上八路軍，共產黨，這一輩子也就算完蛋了。可是當戰士兩年多，想起來真對不起革命，對不起上級，也對不起自己。從那晚以後，雖然沒說一句話，可是暗中下了決心：「黃連苦我比黃連還苦，再不下決心還等什麼時候呢！」這時他想到指導員，那是老上級，從沒錯過自己一句話；想到班長，那是老戰友，事事讓自己；想到小趙，那一樣是個苦命孩子；想到閻成福，——他真想跟閻成福去拉拉乎說合了吧，可是話到嘴邊，又想：「好壞不在一時，瞧着吧！」

十 火線上生死抱團結

隔了沒幾天，部隊又投入了戰爭。火線上打得紅光一片的時候，這個連隊加入作戰了。原來四班是突擊班，誰知十五分鐘工夫就把建制打亂了，這時一道命令下來，五班趕緊頂上去。李占虎兩眼瞪得溜圓，掙着兩隻拳頭說：「同志們！別忘了咱們前天晚上訴的苦，別忘了小趙的苦，

別忘了闖成福的苦，給父母兄弟姊妹報仇的時候到了！」他們像十隻火箭躍向戰場。指導員爬過來，親自看看五班，李占虎說：「首長給任務吧，五班的仇能不報嗎？」闖成福參加了爆破組，担负了炸開突破口任務，他抱着包炸藥上去了，全班爬在地下望他，——眼看著跑上去了，還有幾十步，一個倒栽葱跌倒了。李占虎還沒說話，小趙從他身邊箭頭子一樣跑上去了，小趙離開成福兩步，一下又摔倒下去了，他還掙扎著爬，敵人火力拚命封鎖，他不能動彈了。這全部時間裏，李發和一樣樣都看在眼內。這時，前面火力交織著，簡直子彈碰子彈，打成一片了。他突然對班長說：「這任務交給我，給我一支衝鋒槍，我要救下他兩人，完不成任務不回來。」敵人拚命集中火力情況下，按道理是不能再冒險往上送菜了，因此全班眼光跟著李發和，李發和一會忽然臥倒，一會忽然疾奔，全班這時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了，李發和終於跑到闖成福旁邊爬下來，李占虎才舉手把眉毛上汗珠擦下去，繼續望著。這時候，他們三人，上，上不去，下，下不來，就像子彈卡了壳。闖成福肩膀上負了傷，血直往外湧，炸藥還緊緊抱在懷裏，他倆默默望了一下，千言萬語，都在這一望之下弄清楚了，李發和把闖成福抱到一片窪地間：「怎麼樣？」闖成福一咬牙：「說啥也只能向前不能退後。」這時李發和又爬從小趙跟前，小趙大腿負傷，血流了一地，他把小趙抱到一旁問：「怎麼樣？」答：「腿壞了。」「還能打槍吧？」「能。」「那麼

你從這裏打，我從那裏打，咱們掩護閻成福，死也叫老閻完成任務，好不好？」小趙點了頭，李發和身上沾滿鮮血又順着死屍爬過去。這時候，雙方砲彈、機槍集中猛烈的對射起來，每一寸土地都燒着火，小趙頭髮燒焦了，李發和椅子上直冒烟。這時班上見他們不動，李占虎難過的當他們三個人一道英勇犧牲了，預備再組織爆破。突然前面槍響了，李發和的衝鋒槍叫啦，小趙咬着牙也打起來，只見閻成福渾身是血一下飛起來跑上去了，一轉眼，嘩的一下閃光，緊跟着轟然一聲巨響，碉堡崩炸了，捲起一陣黑烟直上天空。這時我們陣地上忽然響起一片鼓掌聲音。突破口打開了，部隊在一片吵殺聲裏衝進去了。

十一 獎章作總結

打了勝仗，敵人一個師殲滅得乾乾淨淨，光五班就抓到五十八個俘虜。不久，就開了慶功會。指導員叫我們好好組織個音樂隊，結果請來三位老鄉，加上四個同志，吹喇叭，打腰鼓，拉二胡，鑼鼓喧天的響成一片。

現在專講閻成福、李發和、趙小義，三個人肩並肩站在隊前，指導員介紹他們是「無敵三勇

士，然後走到他們跟前，一個個把獎章給他們戴到胸脯上，紅獎章一閃一閃的發光。

阿成福看了一眼李發和，李發和又看了一眼趙小義，大家這時劈劈拍拍鼓起一片掌聲。到作典型報告時，三個人異口同聲說：

「這是班長領導的。」

李占虎站起來說：「我們是窮人，我們有苦處，苦變成力量，團結起來就能天下無敵。」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於哈爾濱

政治委員

劉白羽

團政治委員吳毅，身材不太魁梧，而色還有點黃瘦，雖然處事嚴肅，態度却十分和藹，令人願意接近。

他只有一隻右臂，左臂在一九三六年，給階級敵人的子彈打斷了。那時，他還在紅軍裏當班長，手上一隻漢陽鎗，口袋裏七顆子彈，再披一隻老羊皮，渡過天險黃河。一次惡戰之中，他在危險關頭向敵人猛衝，決定全軍勝負，自己却昏迷在火線上。醒來以後，躺在醫院，從醫生的表情，他就明白了，他沒講旁的話，就只問：「怎樣能快些上前線？」於是他忍痛把左臂割掉了，從那以後，他就一隻手持槍作戰。

「八一五」後部隊出關，他因為負傷，還躺在關裏休養。現在經過遙遠旅途，來到東北，他是懷着滿腔熱情，奔赴戰場，一路之上，不斷傳聞着東北戰爭勝利，把他弄得興奮萬分。

到了哈爾濱，組織上跟他談過一次話，——臨末尾，露出一點口風，爲了照顧他身體，準備留他在後方工作。

可是吳毅急了，因爲他有一種牢不可拔的思想，認爲——他只有在前線才是有用的人，何況他的老部隊正在前方作戰。

等候分派工作那幾天，在那間白色洋房裏，他過得很不舒服，甚至苦悶。每天展開報紙，首先跳入眼內，總是前方戰爭消息，他就急得轉來轉去。有一回，他在樹蔭涼下坐了半天，把自己的事左思右想，——自從十四歲放棄放牛娃生活，在湖南參加革命起，沒那天不在火線上鬥爭，十年前在三原橋頭鎮，換下「五大洲」帽子（即紅五星帽，三七年，爲了抗日統一戰線換了帽子），哭得那樣窩火，現在人民解放戰爭，最後打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自己能够在後方蹲起來嗎？這樣，簡直是對不起在火線上奔走的同志們！……晚上，他走去找組織上再談話，他表面似乎很安甯，半天不響，最後有點憤憤不平的說：

「我落後了……」

組織上說：「誰能那樣說你呢？」

鬥爭把他煉得沉默，剛毅，不過這時，他的眼睛似乎蒙了薄薄一層淚水。

終於，組織上同意了，同意他像每個軍隊幹部一樣派到戰鬥部隊裏去。因為他雖然比一般人少一隻胳膊，可是從思想到行動，——他從沒有一分鐘時間考慮自己，他考慮的是整個革命鬥爭；黨正需要這樣的人，到尖銳的戰線上去擔負最重要的工作。夏天，有着漸漸小雨的傍晚，他登上火車，他高高興興走上前方。他的通訊員李實，這幾年來等於是他的左手，可是這回，他的行李是這樣簡單，以至用不到他的通訊員，他的一隻胳膊一抓就走了。臨行之前，他把熟人送給他一套茶綠色毛質軍衣送回去了，他照常穿着綳裏帶來，連隊上常見那種洗得發白了的布軍衣，東緊皮帶，整齊而且清潔，他覺得這樣才像個戰鬥部隊的樣子。

一到前方，誰知領導上又照顧他，預備留他在縱隊直屬隊工作，他從熟人地方聽到有這種消息，他就不安起來。第二天，他在村莊上騎着馬，遇到司令員，司令員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司令員，他不但沒下來，反而急駛而去，——馬是一匹調皮馬，發怒的扒起蹄子來，他堅決的拿一隻拳頭緊握了韁繩，另一隻空袖筒在風中急急拂動，……不錯，他在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動人的，司令員把手搭了個涼棚，站在那裏，朝紅霞燦爛的地平線上，兩眼追躡着，擔心着騰空了好半天。

一個晚上，司令員約了他去。兩年未見，從前的師長現在的司令員，臉上有皺紋，三十幾

歲的人看起來就像四十幾歲了，這無疑是關外兩年作戰的辛勞，總不免留下點痕跡，可是司令自爽朗的笑聲和長沙口音，讓他覺得還是非常親切。在這間農民房子裏，點着洋燭，桌旁還站着一個不認識的人，——高大，紅臉，正在挺有勁的講什麼，這是縱隊政委。政委和他緊緊，緊緊的握手，司令員把一盃酒和半根乾香腸推給他，隨後，他們根本沒談什麼工作問題，——因為正處在難得的戰爭間隙之中，他們樂於縱談起從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來，——談這個熟人和那個熟人，與這有關係不免談到什麼時間，他們不說幾年幾月，而是說在山城鎮戰役或者兌九峪戰役後如何如何，正因為他們都共同熟悉這些，也就容易談到現在跟過去的比較，——吳毅仔細聽着，一方面他想了解部隊，一方面他深以未一貫跟隨部隊作戰為遺憾。只在最後，他們已經站起來，政委正式以徵詢口吻對他說：

「已經請示總部，你到×團去，怎麼樣？」

他點了點頭就愉快的接受了任務。

「政委還有什麼指示？」

「去吧！你比我還熟悉，——有些幹部問題你好好研究吧！」

吳毅敬禮，轉身走出來，——一科長來報告什麼，司令員舉着蠟燭往貼地圖的牆邊走去，

——他立刻把這次會見總結了一下：這個縱隊首腦部，比從前還鎮靜，還樂觀，這說明到東北來以後，他們仗打得不壞的，司令員現在指揮的不是一個師而是幾個師了，突然他想起司令員從前在戰鬥中常愛講的話：『看準了——狠狠揍他！』看樣子，這兩年一定把敵人斃了個痛快。

吳毅不但到了×團，而且已經參加過兩次作戰了。

第一次作戰的時候，——因為是阻擊的任務，從鐵路橋頭開始，最後，敵人密集一處山嶺上，戰鬥就達到劇烈的高潮了，團的指揮所在小樹林裏，子彈打得樹葉紛紛落下……

團長——當過出名的劉志丹紅軍的戰士。此刻，他很費力的在電話上吵嚷了一陣，把電話停止，聽了聽，前面一片緊密槍聲，他迅速伏身到軍用地圖上來。根據敵情，他下決心，把原來掌握在二梯隊的，一個頑強善戰的營，從左翼加入戰鬥，——他覺得這個時機已經到了。他徵詢政治委員的意見，吳毅毫不遲疑的支持了團長的決心說：『決定吧！同志。』（雖然他心裏覺得自己對於部隊了解還很不够），團長把拳頭向下錘了一下：『那末——下傢伙了！』又伸手抓起電話筒下了命令，這些事都在五分鐘內做完，而後，他一陣風似的跑到突擊部隊那裏去了。政治委員笑了笑，抽身走出樹林來。望了望，距離不太遠的山嶺上烟火燒作一團，聲響稠密，差不多聽

不出什麼開騰了，——可是他已經預見，在二十分鐘以後，戰鬥就要基本解決（這一點，雖然沒有交換意見，但與團長簡單對話時，他們雙方是完全默契了）。

他吸了一口空氣，昨晚落過雨，秋天的野外，空氣是那樣的清爽，有潮濕的樹葉氣息。剛才他覺得他還不了解部隊，實際並不是那樣，不過他總在細心考慮：——當自己離開部隊時期，部隊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自己又有了一些什麼變化了？從前打游擊戰小兵團作戰的經驗現在用得上嗎？……他這種細心謹慎，是出於以下這種心情，就是他覺得：在這樣光榮的部隊裏，是一種特殊的榮譽，他不能叫這種光榮在他手裏，有任何一點損失，因此，就特別謹慎。這一個團，其中有一個連，還是從井崗山時代就開始戰鬥的，十九年輾轉在火線上，儘管不但在這個連，甚至在這個團，也沒有一個那時候的人了，這個連却保存從那時就有了的光榮傳統：頑強善戰，——政治委員認為這種作風，是毛主席直接帶出來的緣故。剛才團長決心投入解決戰鬥的那個營，就包括了這個連，所以政治委員非常放心。現在，子彈啾啾——嗚嗚在周圍地下直響，他從口袋裏掏出懷錶，只有十分鐘時間，他現在自己應該到火線上去。

可是他還沒有到達，當他穿過山嶺的小樹林的時候，戰鬥結束了。

戰場上，陽光枯燥刺目，他和馮的懸間着每個戰士，在一棵杉松下（五分鐘前，是敵人指揮

所主要的機槍陣地）與團長會在一齊，吸了一枝香煙，他很滿意，他的老部隊比從前還勇猛善戰了。

第二次作戰的時候，仗打得非常順利，可是解決戰鬥前五分鐘，敵人一度反衝，一直衝到營指揮陣地前一百米遠。這時，政治委員正在那裏，——敵人把衝鋒槍集中在前面，呼呼掃着，喊叫着，那火力，聲勢都是十分兇猛怕人。政治委員在那裏一動不動，營長提着匣子槍，呼哧着往前面跑，三步以外，一撲倒下了，政治委員還是未退一步。正在這危急關頭，突然，一個連長本來在側翼運動，沒得到任何命令，機動的帶領部隊，斜刺裏撲向敵人，一聲不響，一齊挺起白晃晃的刺刀，敵人經不着這勇敢的壓力，一下，嘩的崩潰下去了。在火線上，政治委員就到營教導員讚不絕口，戰鬥結束了，他問清那個連長的名字，在日記本上寫下：文希崗。三個字音，可是他抬起頭，十分愛憐的對教導員說：『你不要把我的話告訴他，——你回頭叫我那裏去一趟！』兩個鐘頭以後，那個短小精悍的山東人文希崗到了他這裏，他們總結了這一次文希崗在戰場上的機動，勇敢的成功之後，政治委員微笑着，把自己思慮很久的一個問題提出來問這個連長：

「你作戰隱蔽身體不？」

『不。』

『不，好不好呢？』

『不好。』

政治委員給這天真的答案，弄笑了。

在政治委員腦子裏，從來區分出兩種人，一種勇敢，一種怯懦，對勇敢的人他希望他能更多注意戰術動作。

『你怎樣也應該隱蔽一下，——你想，把你打了，——你的連怎麼辦呢？一個指揮員不只是個人勇敢，今天，你是對的，最必要的時候呀！——可是平時你得注意隱蔽，永遠不能拿過去經驗代替現在經驗，這就是一個具體的戰術問題，你記着：勇敢加上技術，才等於勝利。』文希崗先望着他那光彩煥發的快樂和滿的臉龐，又望着他那甩動的空袖筒，文希崗在想：這個人不知從何時起就把少去一隻胳膊這件事忘記了。

至於政治委員却在想：——自己說話太多了，本來一個勇敢的連長，用不到對他說這樣多，他自己也應該在作戰當中學會，問題是現在還有不少人認為指揮員如果隱蔽身體那是丟人的事。他這時確定要把這一條到處去宣傳，去教育，才對。

他們以後就坐下來吃飯，政治委員很靈巧的用一隻手吃着，他忽然問：

「戰士覺得現在生活怎麼樣？」

他舉眼望着，等候回答。文希崗連想也沒想就說：

「有的人，怎樣他也覺苦，有的人，再苦他也熬得住，——在我看呢，現在算不上苦，比關裏打游擊戰吃樹皮好多了。」

不知怎樣，政治委員很喜歡這樣回答，——他不歡喜虛偽，比方對上級報告，總是順口編造：「我們那裏每個人都好，沒問題。」那時他就要追問：真的每一個嗎？……那麼，個別戰士也沒什麼思想問題了，幹部就沒什麼事可做了嗎？不，打仗不是那麼簡單，有的時候是苦的，很苦，我們承認這種苦，問題是真正好戰士，他經過思想鬥爭，他明白爲誰而戰，他仇恨階級敵人，他就不怕苦，只有戰士都是這樣，那隊伍就最強最有力量。停了一會，他想起什麼重要事似的說：

「你還記得——咱們一支槍，只有五六發子彈，誰都捨不得放，還咋唬：打砲啦！打砲啦！

——可是統共才有三顆砲彈，……」

「怎麼不記得，現在不是沒人撿子彈殼了！」文希崗笑了。

他這一笑，很引起政治委員注意，——政治委員覺得在他的笑意裏，包含兩種意思：一種是過去鬥爭的光榮，一種是對於現在某些浪費子彈的不滿意。政治委員很高興，吃完了飯，他輕輕的說：

「對，不要忘記，——論起來，現在真是享福了。」

文希崗覺得政治委員十分了解他，像一齊鏖了多少次戰壕的同班戰士一樣。他跟每一個同志一樣，從這裏出去，總比來時還興奮，還有信心，還快樂。

但這不久以後，團裏一個嚴重問題提到他面前來了，二營教導員沈克，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表現了搞個人享受，消極怠工。

政治委員先了解了沈克的情況：一個在農村裏當過小學教員的人，抗日戰爭中還負過一次傷，可是現在，半年之內，他已經三次寫信提意見。組織上分配旁的工作給他，他又不接受，而且他直截了當提出要離開這個團。到那裏去呢？政治委員心裏明鏡一樣，知道他是要到後方去工作，因為他公開到處廣播：過戰爭生活過膩了。最近他又第四次提出要求來。根據政治委員政治工作經驗，——他是了解，長期戰爭，戰爭是要死人的，現在戰爭更加頻繁與殘酷了，這都是事

實，可是革命勝利就決定在這關頭，個別意識薄弱的人，存着「不知那天犧牲」的心理，就不能提高戰鬥性，時刻進取，而開始厭倦，疲塌起來了，加以到東北以後，周圍環境影響，這種人首先在生活、作風上也露出弱點，……他面對這疑難問題，他決心和這現象作鬥爭，甚至他覺得做爲一個政治委員，這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因爲這是敵對的階級意識，跑到我們隊伍裏來作怪了。作戰之後，經過一段艱苦行軍，從行軍彙報上看，二營竟發生了減員現象。住進房子，政治委員到二營營部來，沈克正坐在老百姓的炕上，帶三個通訊員玩「骨牌卜克」。政治委員問：

「營長呢？」

「到五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

「副教導員呢？」

「到機槍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

政治委員是無法原諒這種人了，他的眼睛閃着威嚴的光芒，他在那裏站了半天，但他終於控制了自已的感情。

這一天，在營裏他發現沈克鬧個人享受的問題十分嚴重，這次作戰他還給通訊員一巴掌，通訊員哭了，——全營都鬧起來，戰士議論紛紛，說上級太不像話，違反政策，還打人呢！說教導

員的洋財可老鼻子啦，……

傍晚，政治委員回到團部，——他和團長坐在點燃一支洋燭的小桌旁，他把一隻單臂擱在小桌上，他吐了一口氣，他覺得既然見到團長，他可以訴訴他的苦衷了，於是他望也沒望團長，自語着：

「我真看不不得這種人，——黨把那樣重要任務交給他，可是他在那裏腐蝕黨，他簡直想出賣我們的光榮！」

「你說沈克嗎？」

他抬起頭：「老曹，我看得考慮，我問了戰士們的意見，我看一人吃魚，一鍋沾腥，——開始減員，後來就沒有戰鬥力，再後來，你想？……我們不要右傾，我們答應他的要求！後方是不能去，我們還要盡我們的責任，爭取，教育，把他調到團部來工作，你看怎麼樣？我們大膽提拔新人，我們需要真正為戰士，不是為自己的人，來作政治工作，——我給師打電話，我建議提拔副教導員代替他，我好久就在了解他了！」提到副教導員，他臉上換過一層喜悅的顏色，他才興緻勃勃了。

沈克調到團部，營裏從戰士到幹部，對這種處理，都有一種好的反映，可是他自己，見到人

還是說：『咱們常思想幹事啦（那意思是說因為他思想有問題）！』

實際，他不能忘記，他調到團部那一天和政治委員的一段談話，——他進去，政治委員正朝牆上的地圖在想什麼，好半天時間，轉過身來，望着他，政治委員的臉全都是嚴峻的，一隻空的袖子靜靜的垂在左面。他緩慢的開了口：

『你要好好在團部工作！』

隔了半天，沈克訥訥的說：

『我要求……休息……』

『什麼？休息？——我們根本不應該提這兩個字，我們是在鬥爭，不是在休息。』

但，沈克是陷在個人主義的苦惱之中了。他覺得自己負過傷，自己為革命盡過力，一點福也沒享着，革命快勝利了，別打死吧！可是這又怎樣對政治委員說呢？說我負過傷，可是政治委員是連一條胳膊都丟掉了，……他就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站在那裏，他用沉默來反抗一切。政治委員突然走近他，他望見政治委員眼中的光輝十分和藹，熱情，甚至柔聲和他談起來：

『同志，——你負過一次傷，不錯，革命不會忘記你，可是正因為你負過一次傷，你要想一想，你想想，你流過血，……我也流過血，難道我們白流了嗎？現在人民翻了身，更大的勝利就

在面前，——還有什麼比革命到底再光榮，你想想看！」

實際，政治委員並沒有嚴厲的責罰他，而是又耐心又和藹，這打動了沈克的心，在他思想中投了一把火。那以後，他好幾次下了決心，一直跑去找政委，到了門口還在咬牙、生氣，可是每次，政委態度都是那樣和藹，他也就一下又鬆了勁。加以那時正趕上部隊進行階級教育，展開訴苦運動，政治委員和多數戰士一樣，在訴苦當中，深深回味着自己從前和現在。他覺得這對沈克有好處，一天從連隊回來，就把沈克派到警衛連去，沈克明白：名義上是幫助工作，實際是讓羣衆教育他。他就抱了成見，天天吃完飯沒事，到警衛連院落裏一蹲，人家是訴苦，他是混日頭。人家說：「苦，」他心裏說：「苦算什麼，也值得說。」人家流了淚，他心裏說：「革命軍人流什麼淚。」可是不能不聽，政治委員抽冷子就喊他去「彙報」，——一次，政治委員輕輕嘆了口氣望着他眼睛說：

「革命這麼多年，好像革慳慳了，原本大家都是窮人抱團結，鬧革命，——可是直到現在，聽罷大家訴苦，才這般清醒：我自己是苦人，我們部隊千千萬萬都是這樣的苦人。」

本來，從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中，大批翻身農民湧入部隊，——他們從前用來受苦的兩隻手，現下拿起槍，這是天翻地覆，一點也不簡單的事。久而久之，沈克也想到廣大農民的苦楚，

甚至也想到自己，——他家雖是中農，前十年山東鬧天災，不一樣吃樹葉，啃樹皮，餓得一張臉上只兩隻眼還有一絲活氣，娘在那以後鬧水痘症眼瞎了，還是後來八路軍來鬧減租減息，鬧生產運動，才慢慢變為富裕中農。人就怕不前思後想，沈克顯筋這樣一開爾，漸漸也就不抱反感態度了。他覺得自己不能忘本，革命這多年難道會跟着富人背後走？從前，自己眼睛在那些洋紙，洋筆，金箱子上轉，就看不見旁的了，這也是自己不好，不過想來想去，一碰上自己疼處，他就不能拔自己那老根子，——那是說不出口的一個生死問題，雖然他自己對自己也不肯承認。另外他還有顧慮：鬧到這樣地步，難道再回到營部去嗎？天天還是行軍，打仗，開會，總結，然後又是行軍，打仗，又是開會、總結，多麼枯燥，多麼麻煩，再說回去又有什麼臉面呢？想到這上，他又煩惱了。因此，他就如同秋天的氣候，時陰時晴，晴陰不定，在他一天又一天，反覆思想鬥爭着的時候，他不願看見政治委員，雖然有時也豪壯的自慰：有什麼就見不得呢？不過總是儘情規避，——可是他差不多天天都看見了政治委員，政治委員就永遠那樣愉快，滿身精力，永不倦怠，在那裏忙碌着，而且生活得那樣艱苦。他幾次到團部，他聽見政委在責備他們的炊事員：『你給我們又弄了一頓好飯，謝謝你，可是以後不要弄了，——我們不能享受，多少農民吃不上飯，戰士也很苦。』又一次，他和供給處長說：『有好的不要往我們這裏送，——送到連隊裏

去，你眼睛裏要以戰士爲主，不要只看見首長。」訴苦運動以後，這些特點也就愈發明顯了。政委這樣艱苦生活，十分的感動了他。而且每次還朝他笑，談話，他知道政治委員在等待着，可是這種等待使他十分痛苦。

這天夜晚，有消息，黎明前要行動作戰。沈克的思想就矛盾到極點了，——走呢？不走呢？必得弄個清爽。——糾纏的結果，他無論如何不顧在這裏呆下去，不如乾脆提出『退伍』，以後就什麼問題也不考慮了，是陷坑也就跳這一下吧。他下了決心，立刻向團部走去。

團部營上，燈光閃閃，人影幢幢。

他立刻停着腳，——他想：政委在那裏工作。

不錯，人們在裏面談話，——討論問題，——政委大聲哈哈笑着，他在——解決問題，電話鈴不時『叮鈴鈴』響一陣，……

沈克望了半天，就要把『報告』喊出口，忽然，一陣冷風蘇的吹透全身，心曠神怡跳了一下，——就像一個人順着又黑又濕的井口往下沉落。他覺得這時只有政委是光明的，他永遠不息的前進，——自己呢？只隔着一層窗紙，就這樣黑暗，『黑暗！』他幾乎驚叫出聲響來，他仔細嚼着這兩個字：『黑暗！』——從窗門上他摸下一把冷汗，……

正在這時，他聽見政委在講電話，然後政委大概跟團長高聲說話：

「好，——一營向團委要求主攻任務，你記着！——營所以是一營，就因為他永遠走在前頭。」

團長聲音：「你等着，不會差五分鐘，還有呢，老吳！」聲音裏含着無限熱情與信心。

立刻在沈克眼前出現了他的營部，他似乎看見連隊要求任務的信一封跟一封送到他手裏。一聽打仗，戰士就活躍起來了，連部這一晚不會睡好覺，班長、戰鬥英雄，擠着進來，跑得滿頭熱汗，惟恐旁人跑到前頭，爭去突擊班。然後連的幹部中間爭着誰帶突擊排，爭的嗷嗷叫，……他似乎還在那裏，而且蹲在二道，分享着那英雄主義的快樂，和營長一封封拆着這許多熱情的，戰士筆跡的信，他感到十分興奮，這時自己就該伸手抓着電話機了，因此，站在窗外他竟然出奇的着急起來，爲什麼這樣慢呢？

突然，屋裏又在講電話，他靜靜地聽，政治委員先笑了，隨即嚴肅的說話：

「二營嗎？你們要求主攻，……對，對，我知道，好好鼓勵戰士，忘不了你們。」

二營就是沈克原來所在的營，——他想講電話的可能是副教導員，從前呢？

他不能再站立，也不能再聽下去了，他轉過身急急忙忙走出來，——北斗星冷冷高懸空中，

黑夜莊嚴而且冷靜。他經過每間屋，窗上都閃着燈光，他知道所有人在爲了這一個戰爭進行準備，只有他自己，……自己好像向另外一個地方走，那裏黎明一來，——一、二、三，他心裏計算着，還有五個鐘頭，他們就往前走，他就往後走，他就離開他們，——不錯，離開他們，又怎樣呢？——從此部隊上再也沒人理，到後方，後方的幹部，林總遵下命令，都要上前線，回關裏，識字班婦女問起來怎樣說呢？……

他忽然對自己說：

「你，仗也打過了，血也流過了，——你這樣下去，你到那裏去？脫離革命，革命還是往前走，你就落伍，就腐化、墮落。」

這時他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想到他的聲，連，——戰士們在一炕上睡，在一鍋裏吃，在火線上齊奔走衝殺，你幫助我，我幫助你，他想到自己過去的錯誤，——自己享受，疲塌，沒好好領導部隊，沒好好作戰，自己一個人的錯誤，已經影響多少人犧牲了，……想到這裏，突然渾身戰抖了一下，一股熱辣辣的火，從心裏衝上來，最後每一個戰士英勇的面孔從他眼前飛過，政治委員單臂，昂頭，在槍林彈雨中前進，——「你，真的出去，算什麼人呢？——誰還是你的親兄弟，……」他眼竄一熱，竟落下淚來，他了解自己從前所想的原來就是死路一條，

他覺得路應該朝前走，不應該朝後走，他哭起來了。

戰爭一來，政治委員便完全投身於戰爭之中，而把沈克的思想問題暫時忘掉了。

開始是攻堅，X營的X連，傷亡了一部份，因為緊急情況，立刻又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打援。X連以他們頑強善戰的意志，寫信給團黨委堅決要求任務。團長剛剛騎馬從師部趕回來，揪下帽子，一頭熱汗，威嚴的小聲的說：『老吳——決定立刻幹！』政治委員笑嘻嘻把手上的X連請求書遞過去，團長愉快的哈了一聲，轉身就走，政治委員阻止着：『那去？』『去X連——開始攻擊！』政治委員堅決的說：『我去，你來主持整個團的出擊，我們拿下山頭，你們立刻插！』他作了一個迂迴的手勢。——這天，落着小烏拉雨，政治委員口袋裏揣着這封請求書，順着泥濘小路，往他們已經守了一夜的山上走去，而且他帶給他們攻擊南面那一座被敵人佔據的大山的任務。從他們那裏攻擊，一上一下五里地，可是這一次戰爭的全部勝利關鍵就在於能，或者不能，奪下這一個險要的山峯。政治委員覺得自己親自到來，是比一切話還都清楚，他們的任務是莊嚴的。攻擊是下午三點鐘開始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被敵人密集的火力打下來了，——可是連隊發怒了，這裏攻不動，從那裏攻，那裏攻不動，從這裏攻，他們一刻不停，頑強的在各

處衝殺，他們要不就拿下山頭，要不就不能回來了。槍彈砲彈把那一條山嶺打得烟霧濛濛，什麼也看不清楚了。

政治委員原來從小山上，用望遠鏡在仔細觀察。

太陽西下了，戰事發展到最後一刻，就是說，如果攻不下，他們就要對峙，甚至比對峙還壞，因為敵人援兵也許趕來，這一團就吃不動了。他轉過身，把望遠鏡交給通訊員李賓，他的空空的袖子擺動着，他走下小山，又走上大山。跟他來的幹部兩次攔阻他，他也沒看是誰，只把手推開，照樣向前走去。

六〇砲彈「叭」、「叭」，在他周圍把土和石塊崩炸着，……但他是鎮靜的，他利用每一次短促的間隙，迅速跑上了山，一直往前走。子彈在他頭上「噹」「噹」刺着空氣，發出一種奇妙的音響，他好久沒聽這音響了，——他奇怪的抬起頭望一望，但他從未停止一下脚步。負傷的戰士在他旁邊地下躺了一溜，都目送着他，沒一個人在這時喊叫一聲。一上去，他就從一個幹部手裏搶了一隻匣槍，他現在要帶領衝鋒了，他要用他自己的力量，和戰士一齊最後摧毀敵人了，——就在這時，一個人從他身後跑上去，他簡直連看也沒來得及看，——但是他停了一下，他聽見那人在大聲叫喊：

「衝啊！拿下山頭，打垮蔣介石啊！」

戰士們跟在這勇敢的人後面，一湧而上，一下就衝上山峯，——短促的，不過五分鐘吧，肉搏戰，敵人潰退了，戰士們狂熱的喊叫着一直追下去了。——站在山峯之上，他叫號兵吹了一次號，這是通知團長：「山頭拿下來了」，政治委員從後面，順着那到處是敵人屍體的斜坡走下去。山的那面槍聲大作，出擊的都隊顯然按着預定計劃，順利進行。二十分鐘以後，戰鬥結束了。他滿臉是塵土和熱汗，他驕傲的走到×連的戰士那裏來，他才看清，原來那一個帶頭的人，不是旁人，却是沈克。政治委員這在一瞬之間，他在回想，他沒發覺什麼時候，沈克曾經跟在他的身後邊過。他是每一件事都要思想一下的人，現在他相信是自己那時太緊張了，一心一意只注意着這眼前戰事的展開，他沒注意自己周圍的某一個人，現在他心中甚至暗暗責備自己太緊張了。這時，他仍然像每一次戰鬥之後一樣，他走過去，戰士圍攏上來，他和沈克站在一齊，吸着烟，他笑着小聲說：

「平時我認識你們李四張三，——在戰場上，我可不認識你，我就看誰在那裏完成任務，……」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戰火紛飛

劉白羽

連部小屋裏

天黑了的時分，排裏派出一個組到鐵路橋頭去接哨。王喜從下午就站在橋頭掩體裏面，現在他看見換班的人來了，彎着腰從裏面走出來，態度嚴肅的把槍豎立胸前把手平舉到槍口敬了禮。這時，兩面砲聲像沉雷一般轟響着，順着鐵路線一堆堆枕木燃燒出熊熊火焰，隨着風勢，忽高忽低，遠遠看去，有如一條飛舞的紅龍。王喜向來人仔細交代了一下應該注意警戒的方向、道路，然後帶了自己小組的陳海、袁興山走回宿營地去。還沒走到宿營房舍，突然有人迎面跑來，一把拉着王喜，把王喜嚇了一跳，仔細一看是班上的小胡，小胡背後出現了全班戰士。小胡機密的小聲說：

『老王，好消息！』

王喜心跳了一下趕緊問：『什麼好消息？』

『戰鬥任務來了，你快到連部去，班長都去了。』

『全班同志都在這裏，一定討下突擊任務來。』小胡緊張得瞪着眼睛，好像別人已經把突擊班的光榮拿去了。

這一剎那間，王喜把心事全兜上來了，他是上一戰役掛了花，到後方回了一趟家，傷口還未平復，就堅決要求歸隊來了。從後方好容易盼到前方，——現在敵人就在眼前，第一槍就要打響了，……

小胡跺着腳提醒他：『五班戰鬥英雄于江剛過去。』

王喜一聽于江過去心裏就發慌了，因為誰都知道三班跟五班是七連的兩隻猛虎，一個是戰鬥模範班，一個是戰鬥突擊班，王喜跟于江又是夏季攻勢全連得縱隊英雄獎章的兩個戰鬥英雄，他心裏通通跳了一下：『晚了嗎！』

小胡一把拉起他就走，指給他看：

『你從這樹後面抄小道跑，——快跑！快跑！……』

王喜把衝鋒機夾緊，朝樹林後黑地裏拼命跑去，十幾秒鐘他就跑到了連部。

他跑得吃呼——吃呼直喘氣，臉也紅了。

他一脚跨上連部門口的台階，聽見連部裏面人聲噪雜，他的心更是蓬通——蓬通跳起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面大聲喊叫：

「報告！」

沒等回答，就撞開風門，衝了進去。

戰前的連部，裏裏外外擠得水洩不通。決心書像雪片一樣送到這裏來。班長，戰鬥英雄都滿頭是汗，帶着戰士們求戰的熱情到連部來，要求主攻任務。人們把燈光遮得嚴絲密縫的，連長在哪裏？指導員在哪裏？王喜一點也看不到。他急了，他不顧一切，拿手推開旁人，許多戰士屁股後面掛着硬梆梆手榴彈碰來碰去，擠得他腿都疼起來了，他終於還是擠進去了。他這時看見班長孫有手裏拿着一疊戰士們的決心書，因為好多人講話，王喜只見班長嘴動，卻聽不見講啥話。燈光照在指導員田文俊身上，他兩腳又開站在炕沿上，揮着手。王喜使盡一切力量像雷一樣大喊一聲：

「這回突擊班是三班的，——我送炸藥，……！」

于江落他後面一步，恰巧在這時也一面喊一面闖進來：

「我是共產黨員，我送炸藥，指導員！這是我的任務。」

王喜一聽這話，顏色突然改變了，他扭過頭看着于江，從自己腦子上掠過四個字：「共……產……黨……白！」王喜從前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員，這次掛彩在後方醫院，醫院政委問他：「加入組織沒有？」他把「組織」錯聽作「主力」，就說：「什麼主力，——咱不是主力誰是主力？」政委笑了，才告訴他什麼叫「參加組織」，回到前方他慢慢研究着，才知道班上有好幾個黨員，常常一個跟一個出去開會了，——他剩在班上心裏就不舒服，想提出要求，又趕上進行訴苦，王喜訴苦訴得又是痛苦，又是憤恨，訴苦的淚還沒乾，就出發作戰了，因此始終沒落得提。田文俊在紛亂之中，很敏感的發現于江這一句話給王喜很大刺激，他便揮了一下手說：

「同志們！你們要求任務我們接受，只要你們準備好。」

王喜的性子是寧折不彎，剛才好像兜頭一瓢冷水，他忽然一下子，臉騰的紅起來。他迅速而頭強的敬禮，那意思是：你不讓我也得說。孫有聰了于江的話以後，也熱望王喜能再說句話取個優勢，但見王喜半天不響，心裏十分着急。指導員怕王喜急得冒出一兩句不相當的話，撞衝別人，在這嚴重的戰前動員關頭上，影響火線上的團結，但部隊裏民主生活保障，他也無法阻止。王喜不准發言，只集中一切注意力扒心的望着王喜。

王喜說：

「報告連長，指導員，打大仗報大仇的機會到了，我身也翻了，沒啥要求，——就要求一個主攻任務，這一回，」他的眼淚都要冒出來了，他的聲音激動的深深刺進每個人耳鼓：「這一回，你讓我犧牲吧！你叫我抱炸藥往坦克底下鑽，我也完成任務，指導員！」

他的話，得到全場歡呼。

因為他講的不是他一個人心坎裏的話，經過階級教育之後，那是每一個人心坎裏的話，現在由王喜嘴裏說出來了。每次戰前雖然決心書也雪片一般送來，連部裏也擠滿要求任務的人，可是這一回，戰士們的每句話，每雙閃亮的眼睛都與從前不同，因為他們從前有過多少淚，多少恨是壓在心裏，現在認清了階級敵人，就都化做仇恨像火焰一樣燃燒起來，千百條心變成一條心，——報仇的心。現在連部這個小小的屋子裏的空氣，就是一股莊嚴的報仇的空氣，——王喜眼前突然之間出現了爺爺，叔叔，他們臉上帶着血凝眼望着他，他現在就是拼命也要爭取在這第一戰裏，為自己親人討回那一筆血債。田文俊突然感動的拉低了帽簷，連長站起來區分作職任務的時候，田文俊沒有注意聽，因為幹部已經開會討論過怎樣區分任務了。

田文俊伏身在炕桌上，借着麻油燈火，在一張紙上沙沙寫起字來。

他剛才站在炕沿上，聽着王喜的話，自己感情一時之間就像萬馬奔騰，——現在他冷靜下來了，他在紙上寫：

「……這次我連担任光榮的主攻任務，我一定堅決執行上級命令，上級指到那打到那，我堅決帶突擊排，打開突破口。我從參軍以來由關裏到關外，我的缺點是驕傲自大，這一回我的眼睛是真正亮了，真正認清了階級弟兄也真正認清了階級敵人，我要堅決克服我的缺點，火線上戰士到那裏我到那裏，同生同死，一心把階級敵人打到底，爲了報仇，爲了革命勝利，我抱定了犧牲決心，……」

寫到這裏，田文俊突然停止，他毫不遲疑，一隻手從襯衣口袋裏掏出三件東西：一張是他的像片，一張是記功表（他把他當作黨證一樣看待）和一枚英雄獎章，這三件東西，便是田文俊的全部財寶。他從來沒有個人積蓄，在火線上沒撈過一隻錶，沒撈過一塊錢，公家發的保健費，發下幾錢就給連上戰士們解決困難了。現在他按着這三件東西，這三件東西還帶着他身上的體溫，他的手指微微的有點顫抖。

但他立刻堅決的提起筆在信上又加了一行字：

『如果我犧牲，這三件東西就留給黨做紀念。』

這時連長區分完戰鬥任務，一排担任主攻，三班是突擊班。

指導員作了簡短而有力的動員之後，高聲朗讀了他自己的決心書。

班長，戰鬥英雄們很快把他信上的言語傳播到班上去了，戰士們紛紛說：

「上級都下了這樣大決心，咱們到火線上見吧！」

說完這話，戰士們坐在地下用力的，仔細的擦着刺刀，……

王喜爲了完成任務有把握，悄悄召集了他的戰鬥小組，坐在露水淋得精濕的柴垛上開小會。

王喜望了望袁興山，想起前兩天，袁興山的哥哥袁恆山，爲了看望兄弟，特地報名參加了戰勤隊，到連上來看他，可是也帶來一個消息，就是鬥爭惡霸的時候，他們的仇人——溜過松花江，逃往長春去了，王喜現在說：

「老袁——你報仇的時候到了！」

袁興山見戰鬥組長這樣掛念着他的報仇大事，他十分感動的說：

「組長——你的仇就是我的仇，……」

這時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王喜聽見指導員的聲音在喊：「王喜——王喜！」

王喜知道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嚴重的事項，指導員是很少用這樣急迫、顫動的聲音來喊叫

誰的，他趕緊一下跳起來，指導員已經站在他眼前，——手裏舉着白花花一張紙片，……

王喜：『這是什麼？』

『慰問團從贛山醫院帶來的一封信。』

一種不好的預感爬到王喜心上，他意識一定與小萬有關係，小萬和王喜是一個屯上長大的，他的父親，康德八年在大地主孫家扛活的時候，給日本憲兵隊長森田喝醉酒扎死了，寡婦媽拉扯他長大，他還是頂父親的缺，到老孫家當半拉子，一直到『八一五』光復，八路軍來了，媽說扎姑一雙鞋帶上也等不及他就去參加了，隊伍上嫌他小，他哭了半個鐘頭算參加上了。去年冬天就在連隊裏當衛生員，他跟王喜兩個人，無論誰找到一把黃烟，也找在一道抽，去年冬季作戰，小萬從火線上救了王喜一條命，今年夏天裏打四平，兩人又一道掛了彩，王喜沒傷筋動骨，能蹦能跳了，小萬左腿傷損了骨頭，惡化了好幾次，動過兩次手術，沒見好，還躺着不能動彈。

這回來前方，臨走那晚上，王喜去向戰友告辭。

小萬仔細的望着王喜的臉色問他：『你要走啦？』

王喜知道這消息是頂傷小萬的心了，可是只怪自個兒心窩裏掖不住一點事，心裏一想臉上早露出來啦，給小萬猛古丁這樣一問，他也不得不如實說：

『我不能等你啦。』這話一出口，心下有點熱癢癢的。

窗外遠處，礦山上的磨電車發出音樂似的喇叭聲，響了過去。

王喜說：『你好好休養，別在床上瞎捉摸。』

小萬猛掙着抬起頭來，對準王喜說：

『你還不知道嗎？——我這兩年到了前方，就是狠着勁的幹，想起從前下雪天要單小風一颳那日子，——我就是怎麼樣也過得來，三下江南那日子，咱們都挺過來啦，現下我能落伍嗎！

——你告訴指導員！我對那旗子下過決心，……』

一條汗珠順着小萬漲紅的臉頰流下來。王喜按着他的肩膀。

『……能爬，我也要爬回前方，……』他疲乏的喘着氣。

現在，王喜問指導員：『小萬怎樣？』

『小萬，……你走後第九天，犧牲了，他很勇敢，沒喊一聲，沒哭一聲，就要求告訴我，告訴我，……』

王喜一聽這突然而來的噩耗，渾身像通了電一下子麻木起來，他怔怔站在那裏，低着腦袋，——最後和小萬告別的影子又浮現在眼前了，他耳邊響着小萬說的話：『……我爬也爬上前

方啊！……」現在他爬不來了，他永遠爬不來了，王喜心裏像刀子絞着一樣，他忽然仰起頭，他和指導員兩眼默默相望着。

第一夜

野外，一叢黑森森樹林，幾個警衛員在那下面走來走去。樹下一片漆黑，眼看不見，只有拿手揆揆得出一條曲曲折折的交通壕，從那兒一直伸到一間掩蔽部。

掩蔽部四壁是潮濕的黑土，頂子是拿枕木和鋼軌築成的，小型炸彈掉在上面是炸不透的，——工兵們把進出口那兒修築得拐了一個彎，遮着裏面的光線不至洩露出來。夜黑如墨的空中，果然有兩架戰鬥機在盤旋，想發現一點火光。在這一剎那間，砲兵按着規定時刻，突然一齊狂吼着發射砲彈像千萬條游龍一齊奔向前方，一團團烟，一團團火，在粉碎着敵人，鋼骨水泥的地盤草，鐵絲網和戰壕。在掩蔽部這裏，人們始終感覺土地在顫動，要崩塌似的，掩蔽部四壁不斷轟然轟響，——但舉在團政治委員手上的蠟燭一點也不顫動，黃淡淡的光線射在一幅城市地圖上，年輕的團長的眼光，政委的眼光，參謀長的眼光都落在地圖上。

電話鈴不斷響着，——參謀長皺着眉頭聽電話，他知道一時之間還沒有什麼令人興奮的消息，一切都正按照預定計劃進行。

政委和團長在慎重的重新研究上級早已確定的作戰計劃。

他們面前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張地圖。

團長冷靜的看見的是敵人的兵力、火力點和層層密佈的工事網。敵人在建築這種軍事設備時，絞盡了腦汁，——想真正做到「永久」或「半永久」，團長現在考慮的是如何把敵人永久殲滅在這裏面。在政委的眼騎裏，敵人佔領的這個城市是充滿恐懼與法西斯罪行的地方，——他好像聽見千萬羣衆從那黑暗地獄裏透出呼喚我們的聲音，我們的行動不是單純軍事目的，而更有意義的是我們要打破這牢獄的大門，讓光明照到裏面去，……

團長拿着枝紅鉛筆，考慮着。

政委問：「怎麼樣？」

團長望了政委一眼，堅決指着一條藍色小河附近的隙地說：

「七連這裏一定能突破。」

這語氣在我們火線指揮所裏是常常聽到的，每當火線上刻不容緩，緊急萬分的關頭，一個指

揮自經常帶着極大信心這樣鎮定的說話。團長當過三營營長，他對七連——這一個老英雄連隊是了解深刻的，因為他跟他們一齊打過不知多少次仗，每在緊急關頭把七連使用上去，必然奏效。七連出名的戰鬥作風是頑強，勇敢，這和團長作風密切相關，但他從來不承認，他說那是七連老連長陸金生的緣故，他說陸金生犧牲在山東牛島，但整個七連都變得像他一樣勇敢，頑強。當新聞記者來採訪時，團長總高高興興的說：「到七連去看吧！同志，你去問問他們，從我們這裏了解不到多少東西啊！」他經過這幾天慎重的考慮來考慮去，拿七連打突破？還是留着打縱深呢？最後他決定把突破任務交給七連。

現在，他迅速的在地圖上畫了幾個紅箭頭。

裏面有一支紅箭頭從外圍突破指向市中心，這是他領導的團，另一支紅箭頭迂迴的從側面插向市中心，這是兄弟團，——市中心是敵人指揮所所在地，是最後粉碎敵人的地方。

團長望了望政委，政委微笑着點點頭。團長迅速的站起來伸手去取大衣。

政委一把攔着他問：「哪裏去！」

政委自從和團長合作以來，每次作戰他有一個特殊任務，就是監督團長不讓他到處跑。團長這一個老脾氣是出名的，槍一響，司令部就找不到他了，你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去一定會看到

他。爲了這個問題，政委與團長中間引起幾次爭辯，政委認爲指揮員應該親臨陣地實際指導，但是現在大規模作戰，指揮員要親自偵察，但是也要隨時掌握全面情況，才能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所以今天政委這一問，團長小孩子似的笑了笑，把手又縮了回來。政委說：『我去看看。』自己彎腰走出掩蔽部，爬出交通壕。他的警衛員在樹下一發現他就跟上來，——自己的砲還向前面轟擊，那裏已經火光熊熊，黑烟繚繞，——陸地上空無聲的飛着紅光子彈拉着長長的尾巴，……政委笑着，通過開闢地時，十分有興趣的一面望着，一面彎腰走着，……

砲兵開始射擊的時候，七連連長稽長發和指導員田文俊就把隊伍帶到衝鋒出發地了。

衝鋒出發地是一條自然溝溝口外窪地，隊伍一到那裏，連長把手招了招，戰士們都爬在地下，一點聲響也沒有，極其肅靜。

冰涼的小雨點落在王喜臉上，王喜向左右看一看，看見他組裏的袁興山和陳海一邊一個爬在那裏，他才放心。

這時自己的砲彈跟流星一樣從頭上掠過去，在敵人那面爆炸，敵人砲彈也就紛紛落到這邊來，砲彈碎片帶着奇怪的哨音『巴達——巴達』的落在泥土上。

王喜這時一心一意就是怎樣掌握他的戰鬥小組。他先想起袁興山，——剛才從那條自然溝前

進的時候，突然砰的一聲嚇了一跳，原來旁邊是個砲兵陣地，正在開砲，袁興山粗着嗓子喊：『響——夥計！好好打幾砲，轟着咱們衝鋒呀！』他歡歡樂樂，沒有嚴重的戰前畏懼，王喜聽了十分高興，那時幾個砲兵彈藥手彎着腰從樹枝搭的棚子下走出來鼓動步兵說：『同志們——沒問題，你們加油呀！』這樣想着的時候王喜對袁興山放了心，他就把身子往右挪了挪，湊到陳海面前，小聲說：

『陳海，決心下了，兌現的時候到了。』

陳海是個沉默不語的老實人，這時他躺在潮濕的地上說：

『老王——你放心吧！蔣介石抓我當兵的仇還沒忘，火線上你到那我到那。』

『你到那我到那』這個保證，讓王喜大大興奮起來，他知道只要袁興山跟陳海都堅決，勇敢，作戰就沒問題。

政治委員那綠色軍衣，被照明彈的光照成灰色，他悄悄出現在第一線戰士中間，順着窪地的邊沿，很快的找到指導員問戰士們的情緒怎樣？

指導員爬在地下回答：

『我們下了決心，首長！完不成任務不回來。』

政委微微一笑說：「不，應該說：一定完成任務回來。」

指導員也笑了。政委默默觀察着，他知道這種微笑在火線上是十分有用，它能够讓人永有信心，於是政治委員又彎着腰向左翼部隊跑去了。

田文俊向前看了看，砲火激烈程度達到頂點了，面前有如一片火海。他迅速的跑到擔任突擊組的三班這裏來，跟孫有講了幾句鼓動話，然後臥倒在王喜附近，他冷靜的一動不動觀察着前面，——火光或照明彈熠熠的光亮裏，他一瞬不瞬的看前面一〇〇米遠開闊地，他努力辨認那裏的每一處地形，小河和黑色的鐵絲網，……他兩眼緊張的瞪圓，只等候一個信號，他心裏不可否認的有點急躁，他唯恐信號一閃過去，自己沒看見。

突然在照明彈藍光裏，他看見王喜拿兩肘向他那兒爬動，他就悄悄叫了一聲：

「王喜，你有啥話嗎？」

「指導員！我在想，……這回完成任務，我要求做一個共產黨員。」

田文俊聽了這話他從心裏愛起這個戰士，因為從這句話裏他知道王喜心中考慮的毫無個人生死問題，而考慮的是自己和整個的革命事業，——這是多麼好的品質呀！……田文俊突然靠近王喜，望着王喜的眼睛想說幾句什麼話，王喜看出來了，那一定是熱情鼓舞的話，——可是，正在

這時，突然，兩個人同時都震驚了一下，他們發覺孫有那樣不顧一切，在拚命跳起來，他們也跟着跳起來。

王喜抬頭一看：

頭頂的天空中——一連串五顆綠光信號彈，……

在這一剎那，他是什麼思想什麼印象都沒有了，只知道怎樣跑過這一〇〇米達開闊地。

砲聲一下子靜止了，有一秒鐘時間天地突然顯得清冷無聲，然後敵人從他的前沿陣地拉開幾槍呼呼的封鎖當面這一片開闊地了。

好像整個土地在腳底下「突突」跳。王喜只見指導員那洗得發白了的衣裳在前面閃動閃動，……火光一掃一掃的，六〇砲彈在左右前後轟然爆炸着，——砲彈在空中尖叫，子彈在空中尖叫，土地被崩裂着，土塊、烟硝，雨一樣紛紛然落下，一個排的戰士在這樣稠密的砲火下跳躍奔騰着前進，——十秒鐘，王喜撲倒在小河這岸的一條淺淺的土坎下面，回頭一看，袁興山、陳海都上來了。再看前面，——小河裏水在火光底下發亮着，小河上好像漂浮着一層油，黑森森密如蛛網的鐵絲網就豎立在那邊岸上。子彈像雨點一樣「噠」「噠」鑽到水裏面去。指導員也在河邊上爬着眼看前面的鐵絲網，——突破口打得開打不開，就瞞一兩分鐘時間內，三連這把尖

刀快不快了，如果突不破，這個地方也站不著腳，那麼，進攻就破產了。王喜見前面沒動靜，他從心底下突突的冒火，他在破口罵人。正在這時，孫有一躍起來跳進小河，幾個戰士也跟著「咚——咚——」跳了進去。王喜拉了陳海一把，自己先跳進河水裏去，河水馬上把他的綁帶，鞋子濕透了，水一直淹到他大腿根，他把槍舉起來，很快的踏著水接近了鐵絲網。

不知是河水潑拉——潑拉的響還是子彈電火裏看見人影，目標暴露了。驟然一陣冷風擦王喜頭皮掠過去，他趕緊把頭一縮，「卡卡卡卡」一陣清亮而響亮的美國機槍子彈聲音爆發起來。

目標一暴露就困難了，突然突破的可能沒有了，現在只有強攻，硬攻。敵人果然集中火力封鎖這三二十米遠的河岸了，子彈聯綿一片像火油一樣，把這一塊地都燒紅了，王喜從水裏抬起頭看看，水皮上空蕩蕩的，人都爬在水裏面了。

破壞鐵絲網是前面一組的任務，王喜全身浸在水裏，急得渾身冒火，忽然他聽見袁興山在附近說：

「老王，得上啊，這裏喘不住呀！」

前面一點聲音沒有，王喜急得想爬上去，這時前面一個黑人影，一直奔上河岸，高高舉起鋼刀就砍，可是兩手一仰給敵人子彈打倒了。還沒喘息一下，第二個又上去了，從水中摸起鋼刀砍

下去，——又被打倒了。第三個，第四個都倒在河裏了。這時王喜的意志就跟火上澆了油，從水中猛爬起來，——他撲過一個一個倒在水中的戰友，他們一聲不吭的拿眼請望着他，他從水底下摸出劍刀，這時子彈在他左右前後飛舞呼嘯，紅色的火光突然閃亮起來，他趁這機會一眼看清鐵絲網接綳的地方，他猛然跨開兩腿，站起全身，把所有力氣運到手臂上來，「吭」「吭」「吭」——偉大的一刻在這兒決定了，前面的鐵絲網乾乾脆脆的斬斷了。

王喜拾了一下手。

指導員好像尖銳的叫了一聲，就帶着一班二班跳進河水，趕快前進。

王喜衝進鐵絲網，眼快手快，一發現敵人機槍陣地立刻就扔了幾顆手榴彈過去，趁着轟轟轟一陣猛烈爆炸，敵人意志昏迷的時候，王喜擺着衝鋒鎗，一個箭步就躍進敵人的戰壕，——他面對面看見了敵人，一時之間所有千仇萬恨都突然升起，他的眼紅了，他看見三四個戴鋼盔的敵人拿刺刀朝陳海刺去，他一轉身一梭子彈，那幾個人便歪歪扭扭倒在戰壕底下去了。

敵人放棄陣地順着戰壕潰退了，王喜他們追趕上去，一直追過敵人第二道防線，用黃色炸藥炸毀了密佈的地堡羣。當王喜從指導員手裏接過一面紅旗，用力抱着，奮勇當先搶上圍牆的時候，——晨風飄着這面紅旗，黎明的光照耀着這面紅旗，三道防線密佈的外圍突破，火線上的第

一夜過去了。

決定的關鍵

第二天下午，七連進至距離敵人指揮所三百米遠的地方，佔領兩層樓房。

這一天，敵人組織了五次反衝鋒，向他們陣地上猛衝，不但被他們打退，而且他們前進了。

一天一夜的功夫，這座城市燒着燄天大火，燒焦的氣息瀰漫在戰場上，微風一動，一種黑糊糊的雲便在整個戰場上空攪動着。巨大的榴彈砲彈帶着嚇人的聲音在陣地上到處落下。七連陣地上的兩層樓房只是一個代名詞了，砲彈把上面一層已經完完全全爆炸乾淨，只剩下一部份斷垣殘壁，剩餘的危懸的牆壁，讓你覺得只要你一蹶腳就會紛紛倒塌，但它却一直孤懸在那裏。下午兩點鐘，連長稽長發從掩蔽部出來，跑到三排陣地的時候，給一顆流彈打在胸部上，正在這時敵人發動了第五次反衝鋒，他拒絕別人的救護，他掙扎着，右手高舉着匣槍，呼喊著：『堅決打呀！同志們，堅決打呀！同志們。』他神志不清了，但他那拉長的發顫的聲音，却一直留在憑據工事固守的戰士們的腦子裏，一直到把那一次反衝鋒打下去，眼看着敵人遺棄十五具死屍在陣地上。指

導員才喘着氣跑來，不顧連長掙扎下命令把連長抬了下去。

天還未黑的時候，團部來了一個通訊員叫田文俊到團部去。

田文俊從陣地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督促戰士們加深工事，重新佈置了火力點，而後把臨時指揮任務交給了副連長。

團部，實際就在這個主力營後面一百米遠的地方。不過五架美國飛機正在怪聲叫囓着掃射，投彈。田文俊跟那個通訊員不得不曲曲折折從廢墟當中找尋一條道路，跑到一座鋼骨水泥地盤裏來，他彎身走進去，看見團長與團政委正坐在橄欖色的美國子彈箱上面，腳邊堆着敵人遺棄的鋼盔、紙烟匣、罐頭，美國鴨絨被，照明彈的光不時從槍眼上照進來。

團長問：「你們那裏怎麼樣？」

「五次反衝鋒打下去了，首長放心吧！沒問題。」

團政委陳思宗看着田文俊，很明顯田文俊已經帶了兩次花，腦袋拿紗布纏綁着，臉上衣服上還有血跡，帽子歪戴着，可是他蹲在那裏（地盤裏是直不起腰來的），他的戰鬥意志十分頑強，陳思宗就說：

「你代理指揮全連，今晚，全連突擊，突破敵人指揮所，——這是最後解決戰鬥的關鍵

了。」

團長伸出手腕，夜光錶的針閃着好看的綠色。

『已經十點鐘，——突不破指揮所，天一亮，這樣多隊伍擁在那裏，就要遭受殺傷，你們堅決突，突到最後一個人也突。』政委的聲音是十分寧靜的，正因為寧靜就顯得特別有力，堅決，不可動搖。

黑暗中看不清田文俊的臉色，他的英雄勁兒上來了，他陡的一聲站起來說：

『好，我是共產黨員，保證堅決完成任務，我帶着七連突，我在頭裏突，堅決突開往裏打，完不成任務，不回來見團首長，團首長，握握手！』

團長、政委都站起來熱烈的跟他握手，然後政治委員把一個紙捲交給他，叮囑他：『這宣言在攻擊前應該唸給戰士們聽一聽。』

田文俊熱烈的舉手敬禮。

陳思宗寧靜的說：『祝你們勝利！』

田文俊一扭身衝出去了。

他回到距離前沿陣地不遠的時候，就聽見自動武器響一陣停一陣，再響一陣再停一陣，這說

明情況無變化，只進行小的火力威脅。他一跳進戰壕，幹部戰士看見他，都十分高興，他立刻召集了一個火線上的幹部會議，傳達了團首長的命令，然後他在昏暗的微光中打開宣言，——那是拿鮮紅油墨印的，他就朗讀起來。戰士們皺着額，一個一個從戰壕的遠處湊攏過來，平心靜氣的聽着。這是人民解放軍宣言，這是大進攻宣言，宣言裏那一句一句的言辭，在此時此地，就像每個人想說的話一樣。當指導員朗讀到：『我們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隊伍，……』一個個戰士眼睛都發亮，笑起來。指導員知道再用不到什麼鼓動話了，這一張紙的力量是比幾千顆砲彈還大的，——幾個戰士把宣言搶去，分頭跑回自己的掩體裏去，一張張紅色宣言，在戰士們手上傳遞着，指導員順着戰壕走，不斷聽見戰士們在耳語：『反攻了！』『反攻了！』……他自己在思考剛才擬定的『先奪下左側那間紅房子，然後進一步突入敵人指揮所』的計劃，他清清楚楚知道要奪下這紅房子他得付出多少代價，因為必需通過敵人一條戰壕和一層地堡羣，據白天火力搜索，敵人已經暴露了有四挺機槍，交叉火力組織得十分嚴密，要想從正面硬打，這是不可能，代價太大，會無力繼續攻擊，但不可能又怎麼辦呢？……田文俊還預計到突入指揮所那決定關鍵的戰鬥會十分激烈，因此不願把力量在一開始時就受到削弱。他隨着戰壕走向最前沿，想最後偵察一下敵情，看有沒有辦法。他心思沉重的從許多戰士身

邊走過去，走到前面，把頭探出去觀察，——這時火線上相當沉寂，他把全身緊緊靠着泥土壕牆觀察。

突然，他發現有人緊靠在他的身旁，他一心一意注意前方，沒留意這個戰士是誰，戰士却悄悄招呼他：

「指導員！」

「噫，王喜。」他看見王喜頭上繫了厚厚的綳帶，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負了傷。

「指導員——今晚上的任務來了嗎？咱們該前進了，指導員。」

「爲什麼？」

「你聽呀！」

一天一夜砲火轟鳴把田文俊耳朵都震聾了，這時他聳耳細聽，果然聽出在敵人背後那邊連相對的方向上，槍砲一齊響起來了。

田文俊知道這是担任襲擊敵後方的兄弟部隊動手了。

田文俊看看王喜，兩個人相望着笑起來了，但立刻又皺起雙眉觀察前面。好像王喜猜中了指導員心事，站到指導員跟前悄悄而又嚴肅的說：

「指導員，我觀察了一下晚，我摸到一條路，要是從那裏摸過去，就能從背後先擊掉敵人這個頂主要的機槍陣地。」

田文俊一下子跳起來：

「真的！？」

「真的。」

田文俊心上罩着的一攤子烏烟吹跑了。

王喜確實用盡心機觀察了一下晚，——他考慮到，今晚衝鋒是個關鍵，眼前這幾挺機關槍不知得打死多少階級弟兄，現在打仗真正是給自個兒打，爲了大家，也是爲了個人，他下決心一個人來担当大家的困難，順利完成全連的夜晚進攻。田文俊在火線上發現了戰士這樣高度的自覺性，使他又高興又驚訝，聽完王喜的計劃，他立刻同意施行。

十分鐘以後，七連的進攻佈置好了，可是這是聽不見槍聲的一次進攻。

指導員帶了一個最優秀的機槍射手，跟着王喜繞到戰壕的一端去。指導員把所有戰士留給一排長指揮，一個戰士準備兩顆手榴彈，任務是衝過戰壕，奪取紅房子。王喜把衝鋒機掛在脖子上，懷裏揣着幾個手榴彈。他們一點聲音也不響的爬出戰壕，順着戰壕外面一個一個的炸彈坑爬

着，從秋季淤積的雨水中間過去，從許多屍身上爬過去，沾了一臉濕糊糊的鮮血。王喜停止了，田文俊和機槍射手埋伏在一處不很深的炸彈坑裏，準備必要時拿火力支援王喜，在這一秒鐘時間裏，田文俊和王喜在黑暗中緊緊的握了握手。

王喜繼續順着炸彈坑爬，——這時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把衝鋒機槍抓在手裏，側着身體，用胳膊和腿悄悄的悄悄移動，這時他知道只要弄出一點聲音，只要碰掉一塊土拉塊，他就完結了，——路上發光子彈幾次從敵人陣地上亮了起來，他就緊緊貼伏在地下，但是他想着在他背後的全連戰友以及攬在前面全連的勝利，全連的光榮，然後他就再向前爬，他爬了不知多少時間，但這樣時間在火線上是顯得悠久而又悠久的，他繞過敵人戰壕，從一處砲彈崩塌了的院牆下悄悄鑽過去，最後他安然爬進半截殘破牆腳下，隱藏在那裏，這時他已經到達敵人主要機槍陣地堡的側後方，他把衝鋒機槍放在面前，把三顆手榴彈一個個揭開蓋子放在手邊。

戰鬥驟然之間爆發了。

先是自己陣地上機槍叫響了，緊接着一陣火花，敵人的機槍叫響了。

王喜知道戰友們要衝鋒了，就聽他這一下子了，他咬緊牙，那樣歡樂的心情激動着他，他眼睛睜圓了，他清楚敵人這一支機槍在這一下晚要了幾個戰友的性命，也就是這支機槍嚴重的擦傷

了他的頭部，讓他昏過去五分鐘，他的牙齒咬得發響了，他一跳起來就箭一樣奔向面前的敵人機槍工事的地堡，現在他再不顧慮什麼敵人的射擊了，他一顆接一顆，把手榴彈掣進地堡裏去，——整個機槍陣地崩炸了，機槍啞巴了。敵人嘩亂了，一羣人從地堡，從戰壕裏往外逃跑，他一剎不停，轉過身，掄開衝鋒機朝他們身上打。在黑暗中，他忽聽到一片脚步声聲，首先他一眼看出指導員那洗得發白了的軍衣，——『前進呀！……佔領紅房子呀！……』指導員揮着匣槍，高聲喊着。一排排手榴彈轟響，紅光，黑影，到處突突亂跳，空中六〇砲彈像火中的鴿子一樣飛着，——激烈的最後的爭奪戰展開了。

王喜打破一扇窗戶，跳進了紅房子。……

『前進呀！爲階級弟兄復仇！』

王喜跳進紅房子就打了一梭子子彈，房子裏是黑漆漆的，王喜發現走廊的頭上有一挺輕機槍在打單發。他一個箭步蹶了一丈多遠，跳到一間房門口，脚一沾地就打了幾槍，那挺輕機槍不響了，立刻地板上一片咚咚——咚咚的脚步聲。戰士們一湧進來就跟敵人單對單的抱在一堆摔跤，

王喜兩手緊緊把着衝鋒機站在房門口不敢打了，怕黑糊糊的打壞了自己人。這時他聽到有人在不遠的地方低低呻吟，那聲音聽起來挺熟悉。

突然，窗外閃進一陣火光，他看見斜刺裏衝出兩個敵人。南方口音哇拉哇拉叫着朝有人呻吟的地方跑去。那個掛了花的人一翻身坐起來。王喜趁着火光一眼看清那是袁興山，大概衝進紅房子負傷昏倒在這裏了，現在他臉色慘白，高舉一手，手上捏着一顆手榴彈，他是決心炸彈一響同歸於盡了，——王喜準備擡一梭子子彈把敵人撲倒再講，可是手指一動，頭上忽的出了一層冷汗，原來梭子空了。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子力氣，他身上每處傷口都疼得火燒火燎，但時間是不允許再考慮了，敵人會開槍射擊，袁興山就犧牲了。他猛然一步跳過去，舉起衝鋒機把一個敵人腦瓜搗爛了，又來打第二個，第二個跟他抱在一起滾在地下扭打起來，那個人蠻勁很大，在地板上翻來滾去，翻來滾去，王喜傷口裂開，血流如注，他漸漸的沒有力氣了，眼看敵人要卡着他的喉嚨子了，——袁興山從血泊裏爬過來，拿他那顆手榴彈當種子把這個敵人的腦袋搗爛了，敵人撒開手，王喜翻身坐起來。

佔領紅房子以後，敵人立刻投了許多燃燒彈過來，白色的耀眼的雷火『刺……刺』的閃爍着，紅房子幾處噴起火條來。

戰鬥迅速向敵人指揮所發展，王喜的左腿和胸部又負了傷，當他撲向敵人指揮所時，他一下昏倒在地上了。但是堅強的戰鬥意志馬上喚醒了他，他堅決要衝上去，——最後報仇的時候到了！在這一瞬間，小窩的面孔出現了，——他又想起過去的悲慘生活，又想起家裏的土地和馬，……他非常悔恨，眼看着最後殲滅敵人的機會來到了，自己却在這一剎負了傷，不能一直參加到底了，他試驗着站立起來，站了五次，又都癱倒了，——最後他聽着跑向前面去了的戰友們的脚步聲，望着前面的火光，他無可奈何的伏在地下大口大口喘着氣，他心裏火燒一樣，乾，渴，這時他毅然的下了最後決心：往回走，去找繃紮所，……

短短一段路程，歷盡千難萬苦，他才到達下晚他們那兩層樓房工事背後一〇〇米遠地方一間地下室，他在這裏找到臨時繃紮所。

傷兵不斷從繃紮所的門口送進來，地下鋪着臨時收集起來的美國毯子，美國被子，六七個傷員躺在那上面，微暗之極的燈光照着他們。

醫生和衛生員跟隨作戰部隊前進，都幾天幾夜沒閉眼了，他們穿梭一樣來往傷員之間，有的注射血漿，有的繃紮。

王喜跛着條腿走到一個衛生員眼前，粗魯的說：

『來，同志，先給點水。』

他把衝鋒機夾在兩腿中間坐在地下，咕嚕咕嚕喝了滿滿一茶缸水，然後喘了口氣說：

『來，快點！』

那個衛生員把他兩處傷口仔細的消了毒，上了藥，縛了繃帶，衛生員愈是小心仔細他愈是不耐煩的催促着。最後衛生員告訴他他可以步行到城外去找担架隊，很明顯，幾副担架要抬這幾個重傷號，這時他一眼瞧見袁興山的哥哥袁恆山，——這個爲了探望兄弟自動報名支援前線的農民，在大線上奮不顧身搶救傷員也一天一夜了，他現在兩眼焦紅，滿頭是汗，但是充滿嚴肅負責的精神，他也一下子看到王喜：

『同志——我歇你下去吧！』

王喜搖着兩手：『不要，不要，』他忽然想起袁興山：

『你瞧見你老二沒有？』

『剛剛把老二捨下去。』

衛生員怕王喜因爲沒讓他坐担架而發火，過來解釋。

可是王喜『吽』的站起來把衝鋒機掛到肩膀上大聲說：

『同志，咱往前走，不往後走。』

幾個醫生、衛生員、傷員一時之間都停止了手上的工作，驚訝的目送他一步步爬上台階，走了出去。

這時整個夜空給火光照耀得如同紅布，——處處房屋殘骸，森然聳立，……

前面槍聲緊急，響成一團。

王喜一下子又跑回火線上，火線上到處打得燒起火來，敵人被壓縮在最後的堡壘裏頑抗，王喜一眼看見指導員在那面，他喜得發狂一樣跑了過去，喊：

『我王喜又回來了，我王喜又回來了！』

戰士們一聽到他的聲音，都歡騰鼓舞起來了。

指導員拉着他的手，望着他滿身污泥血印，繃帶上透出股股紅斑，兩眼却充滿旺盛的戰鬥意志的時候，指導員高興得裂開嘴：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任務？』

『指導員，我趕來就爲了最後殲滅敵人。』

團政委陳思宗正在那面跟參謀長組織最後一下子攻擊，聽見講話的聲音，扭轉頭看見是王

喜，他立刻朝他們這裏走來。

王喜突然向指導員嚴肅的立正，堅決而愉快的問：

「我能做個共產黨員吧？」

團政委敏捷的走到他跟前，已經聽到他的誠懇要求的聲音。團政委，知道王喜早就是七連吸收入黨對象，這次訴苦，政委又全部審查了他的歷史，政委立刻轉過身，對戰士們把手一揮。他的聲音高出一切槍砲聲在火線上划然震響：

「好，同志們！……王喜同志兩次突破敵人陣地，負傷三處不下火線，堅持戰鬥到底，——我代表團黨委，在火線上批准他作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們要學習王喜同志戰鬥到底的精神！」

王喜朝紅布一樣的火光嚴肅立正。

這時，從王喜的腦子裏升起不是夢的，是毛主席巨大的身影，訴苦那天，他就是站在毛主席像下訴的苦，現在毛主席凜然站立空中，一手指着前面，——是的，他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是中國人民的光榮，他領導着人民英勇前進，粉碎一切枷鎖，消滅一切敵人，他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這時，從王喜身上，一切舊社會的悲慘、痛苦都洗掉了，一切窮人的淚水、苦水，這

時在王喜身上都化爲力量，快樂。

政委繼續發高呼：

『前進呀！同志們！爲階級兄弟報仇呀！刺刀見血呀！』

王喜把衝鋒鎗掛在背上，從地下拾起一支上着白晃晃刺刀的三八式，跟在指導員背後，跟在無數戰士一齊，在清激的黎明的微光中，他看見指導員像一面旗子在火光裏不停的招展，他們衝鋒上去。……

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深夜，於哈爾濱